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拉宾传

北京金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伊扎克·拉宾传

XXX编著

一个贡献了圣经的民族
重建圣殿却成为２０００年难以企及的梦想
历史上曾经消亡的国家艰难地崛起

一位和平勇士降生在这个国度
他来领唱一首和平之歌
子弹却射进了他的胸膛……

目　录

第一章
“政治沙龙”里的少年壮志……008
初入帕尔马契的小兵……014
祸不单行……019
第二章
战争已经走来……022
盛怒的本—古里安……029
第三章
仕途多磨难……034
时来运转……039
４２岁的总参谋长……043
第四章
魏兹曼的闹剧……047
两位“英雄”……052
第五章
将军大使……058
幕后的停火交易……067
大使生日快乐……083
第六章

赎罪日的短命政府……087
拉宾总理……092
可怜的基辛格……097
“大力士”的神威……102
第七章
可怕的“安息日”……113
抛弃英雄……116
苦涩的微笑……123
第八章
东山再起……130
再施“铁腕”……136
神秘的庄园……140
白宫南草坪——那令人振奋的一幕……143
第九章
“黄金拍档”的对手……146
路漫漫……150
最黑暗的安息日……153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４日，又是一个犹太教的安息日，对于特拉维夫，对于整个以色列，还有所有中东和平进程的关注者，这一天成为他们记忆中永远难以抹去的日子。

２３点０６分，特拉维夫市伊希洛夫医院门前，无边的烛光在习习的海风中跳动，烛光一直连到国王广场，人们悲泣声中隐隐传来的是半小时前曾与总理共同高唱的那首《和平之歌》——

让太阳升起
让清晨充满光明
最圣洁的祈祷也无法使我们复生
生命之火被熄灭的人
血肉之躯被埋入黄土的人
悲痛的泪水已无法将他们唤醒
也无法使他们重获生命
无论什么人
无论是胜利的欢乐
还是光荣的赞歌
都不能使他从黑暗中
回到世上与我们重逢……

伊希洛夫医院门前的烛光已经难以望到边际，人们还未从刚刚目睹的一幕中解脱出来——可敬的总理在枪声中悄无声息地倒下……人们情愿倒下的是自己，而不是这位战功卓著的帕尔马契老兵，“ 六天战争 ”的英雄，魅力无穷的“ 将军大使 ”，带给“ 第三圣殿 ”和平与繁荣的，一位可敬的老人。人们也相信耶和华会让他在手术台上醒来，让他重新踏上中东和平的漫漫征程，人们都不会忘记１９９３年总理在白宫南草坪与阿拉法特握手时历史的一瞬……然而，２３点１０分，这位第三圣殿的和平使者终于停止了呼吸。几分钟以后，总理高级助手哈伯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告诉了守候在医院门口的人们，人们再也难以压抑心中的悲伤，海风吹熄了人们手中的蜡烛，许多人抱头痛哭。

从伊希洛夫医院到国王广场的路上挤满了刚刚参加这次“ 要和平，不要暴力 ”集会的人们，这一天有１０万多人参加了这一集会。

一个为人类贡献了《圣经》的民族，庄严的圣殿两度被毁，一个在历史上消亡的国家在２０世纪梦想成真，“ 第三圣殿 ”在战火中艰难地重建， 一位慈祥的老人与大家一起盼到了和平的曙光，然而老人却在极端分子的枪口下抛开未竟的事业远去了，人们的脑子空空的，甚至在想，让橄榄枝扎根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争斗厮杀的鲜血染成的红色沙漠，已经成为遥不

可及的梦想。

以色列的大地沉浸于悲恸之中，而拉宾总理最后的演讲却仍在渴望和平的人们心中回荡着：

“我当了２７年的军人，只要和平的机会没有到来我就会矢志不渝地斗争下去。我相信现在有一个机会，一个争取伟大和平的机会，为了站在这里的人，为了更多的不在这里的人，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个机会。”

伊扎克·拉宾是一位伟大的男人(克林顿语)。他唱的最后一首歌是和平之歌，他把这首歌放进衣袋里，子弹却射穿了它……(佩雷斯语)

在本书的有限篇幅里，我们将追溯的正是这位和平勇士的历史，七十三载的自强不息——他有过从士兵到将军的履历，更有从一名“战神”变为一名和平使者的复杂过程，在回顾他的一生足迹时，你亦会看到以色列这个中东小国成长书简中的一幕幕兴衰荣辱，因为伊扎克·拉宾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个神秘国度的人民，他的履历自然也成了整个历史的一部分，作者的拙笔或许并不能完全展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壮锦，但我却是被拉宾对中东和平之付出深深感动了，那块半个世纪狼烟四起的地方，由拉宾带来了和平的曙光，这是了不起的。在惊喜、赞赏与感叹之余，我愿与大家

一起翻开历史，我们从１９２２年开始。

第一章

“政治沙龙”里的少年壮志

１９２２年３月１日，犹太军团的退伍军人纳赫米亚·鲁比佐夫与爱妻科亨·罗莎在圣地耶路撒冷喜得贵子， 这个爱哭的男婴被取名叫作伊扎克· 拉宾(YitzhakRabin)。此时的鲁比佐夫仅仅是邮电局的一位临时工，而罗莎则是一家木材商行的会计。而这对夫妇却曾与以色列国两位赫赫有名的总理有过难得的缘份，他们也更未曾料到爱子拉宾会成为这个国家的两任总理。

鲁比佐夫在１９１７年的时候是美国芝加哥一个小有名气的裁缝，他是从乌克兰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只身来到美国的，沙俄政府对他这样的社会民主党罢工积极分子当然是痛恨不已，格杀勿论。初逃至美国，他以卖报为生。后来做裁缝的日子毕竟好些，他还有机会读完了夜大，他还成为了一名左翼犹太复国主义党的成员。在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的梦想时时萦绕在他眼前。１９１７年，他在征兵站被犹太军团的检验官拒绝入伍，原因是他有平足，但鲁比佐夫机智地

改名为纳赫米亚·拉宾，又参加了另一军官的检验，这位矮个子，宽额角的军官居然并未注意到他的平足，而是被这位高个子年青人的威武折服了，这位军官居然就是以色列的开国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拉宾”这个姓后来就永远取代了鲁比佐夫，再后来又传给了他的儿子——伊扎克·拉宾。

罗莎出生于一个俄国富裕的犹太大家庭，年轻的罗莎２０出头就已经是一名精明强干的木材商，十月革命后还经营一家生意兴隆的军需品厂。与当局的一次矛盾使她对在俄国发展失去了信心，于是她便开始打点去北欧的行装。１９１９年夏季，她站在俄国里海港口熬德萨码头，遥望海边的故土，却被身后的一群又唱又跳的年轻的朋友吸引了，他们都是犹太人，她改变了目标，毅然地与他们一起踏上了去巴勒斯坦的航程。 然而最初的基布兹（基布兹(Kibbutz)，意为“集体定居点”。 由１９０９年一批东欧犹太移民首创。在基布兹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一切财产与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基布兹成员地位平等，一切问题总要由成员们讨论通过，经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对全体成员负责。）生活使体弱的罗莎难以承受，她又从加利利海峡只身到耶路撒冷投奔叔叔。１９２１年，她在街头亲眼目睹了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的可怕场面，而一位年轻高大的犹太军团战士救了她，她

感到一种温暖正融遍全身并毅然投入了这位纳赫米亚·拉宾的怀抱。罗莎供职的索莱尔·博尼赫建筑公司很有名气，她是作会计工作的，而大名鼎鼎的果尔达·梅厄夫人(GoldaMeir)——以色列后来的总理当时就是那里的出纳。

伊拉克·拉宾出生不久，家便搬到了特拉维夫市，这时的罗莎是一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被选为市政委员，老拉宾是金属工会的积极分子，他们家便成为工党各阶层成员的政治沙龙。不久，拉宾的妹妹拉切尔也出生了，两兄妹在父母那里得到的照顾当然是十分有限，而且常常在半夜被父母及工党积极分子无意中放大音量的争辩惊醒，小拉宾比妹妹更感兴趣听大人们辩论，他听不懂更多的东西，但他知道了他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的民族的一员，而且每天家里这些客人都在讨论建立一个国家，一个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于是拉宾总比妹妹更积极地给客人们倒水、送夜宵以及打扫房间、擦桌子。在安息日的时候，客人比较少，父亲会讲在美国的经历给拉宾和拉切尔听，母亲会给小兄妹做可口的点心。然而，没多久拉宾就被送到犹太工总办的寄宿学校里，父母的工作都很忙，这是迫不得已的。拉宾渐渐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因为他总比其他的孩子更能吃苦，特别是他还时常照顾别的同学，老师们十分喜欢他。这是一所集体观念很强

的学校，甚至严格得有些过分，绅士模样的校长常常让所有孩子打扫已经十分干净的校园，常常是孩子们的教室一尘不染，而孩子们的校服背上却早已布满汗渍。

小拉宾在一个暑假得知母亲患上了十分严重的疾病，因为家中的客人少了，常来的客人总是格外关心母亲的身体，这使小拉宾变得沉默起来，他没问过父母，因为知道父母或许不会告诉他真相，更多地会感到为难。小拉宾每次离家常把当初妈妈叮嘱他照顾好妹妹的话告诉妹妹，让妹妹照顾好妈妈，拉切尔一直都认为自己有一个十分懂事的哥哥。小拉宾学习更刻苦了，每次罗莎都为儿子的成绩欣慰而笑。罗莎患的是严重的心脏病，随时都可能撒手离去，看见儿子一回家便滔滔不绝地给自己讲笑话，撒娇，还有烤点心给自己吃，她常常噙着泪水搂着他们，吻他们。老拉宾为罗莎治病欠了不少钱，仍不顾妻子的劝阻，来履行从前的海誓山盟。

罗莎一直以为自己有一个有志气的儿子，于是便鼓励初中即将毕业的拉宾报考竞争十分激烈的北加利利卡多里农业学校，３０年代的巴勒斯坦犹太移民拓殖方兴未艾，农业技术人员十分匮乏，于是农业学校的热门已不逊于当时中东的“考古学”。 罗莎的病情已十分严重，拉宾在此压力之下考试成绩刚刚达到录

取线，校方要求加试。拉宾觉得十分对不起母亲，暑假里拉宾没日没夜地复习，开学复试，他的成绩优异得令许多老师难以置信，因为他甚至已超过了初试时所有的名列前茅者。

１９３７年秋，他终于如愿地踏入卡多里校园。卡多里农校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各种劳动和公益活动常常交替进行。考试时没有教师监考，但从来没有人去试图作弊，老师常常引导学生去读遍不大的图书馆里的全部藏书，而非机械的记下课本上有限的内容。

很久没有母亲来信了，那常常是拉宾壮志的直接来源。拉宾终于被熟识的一位工党叔叔叫回家，罗莎躺在床上，已经说不出一句话，她无限欣慰地望着自己的儿子，而拉宾在母亲眼中也读到了一份期望，拉宾泣不成声……

七天的哀悼活动，拉宾心情一直沉重得很，工党的叔叔阿姨们又到家里来，果尔达·梅厄夫人也来了，她爱怜地吻着拉宾和妹妹拉切尔。

拉宾在一年级结束时，是全班最优秀的学生，然而这时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已经就在眼前了。１９３８年，流血冲突真的发生了，卡多里农校也被袭击了，师生们不得不停课。拉宾和同学们由于年龄太小， 只被安排做一些传令的小差事。 不久一位号称

“加利利之王”的伊加尔·阿隆来教他们使用武器，阿隆是卡多里的首届毕业生，他勇敢，随和而有威信。他与拉宾很快成为了朋友。学校关闭了，拉宾被分到一个基布兹去锻炼，在那里拉宾白天劳动，在地里干活，晚上做警卫。再过不久，拉宾又成为了具有合法身份保护犹太定居安全的“加菲尔”犹太辅助警察。但１０月份复课的通知已发给拉宾，他只好依依不舍地与“加菲尔”道别，回到农校。

复课前夕，二战爆发了，偶尔听到欧洲犹太人的悲惨境遇和二战的进展，常常令他坐立不安。最关键的时候，他又看到了母亲从前写的信，这下子他又能专心学习了。名列前茅的毕业成绩使他得到一笔不小的奖金，更让同学们羡慕的是，老师们还为他争取了一个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水利工程的奖学金名额。在一片祝愿与称赞声中，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次留学美国名校的时机。因为他知道，自己为建国大业可以贡献一份力量了，怎么能走开呢？——这毕竟是父母、还有其他工党的叔叔阿姨们未竟的事业。

初入帕尔马契的小兵

毕业之前，拉宾便已得知海法市的基布兹有一个十分挑战的项目，即让年轻人自己动手创建一个新的基布兹，拉宾很快便投入其中了。

作为伊休夫的秘密武装力量的“哈加纳”一直诱惑着它担负着自卫和联防的任务。二战后，伊休夫的远见卓识认为应该组建一支可以打硬仗的常备部队，这便是“帕尔马契”，帕尔马契由哈加纳抽调产生，在哈加纳指挥官找到拉宾谈话时，拉宾非常肯定地点头愿意成为帕尔马契的一员。“帕尔马契”是犹太人使用的希伯莱语的“突击连”一词的缩写音译，“突击”十分符合强烈报国心切的拉宾此时的一片热情。第二次找拉宾谈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军官，拉宾后来知道他就是已小有名气的摩西·达扬，达扬像当初本—古里安接纳老拉宾一样拍板收下了拉宾。

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９岁的拉宾成为帕尔马契一名正式的小兵。盼望已久的任务终于下达了，这一次是为了配合英国人先行开进黎巴嫩、叙利亚，以狙击即将进占的轴心国部队。而任务落实到年轻的帕尔马契小兵身上却不过是在边界线上巡逻。６月７日，拉

宾欣喜地得知上级让他们潜入黎巴嫩境内去割断敌军的电话线。小伙子们认真、紧张地做好了准备，只待夜深出发。

惨白的月光下，一望无垠的原野让人不寒而栗。拉宾的攀援技术过硬，爬电线杆割电线的任务落在了他头上。拉宾感到有许多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他木讷地爬上电线杆，电话线剪断了，他却重重地掉了下来。战友们以为他中了枪，为他捏了一把汗，但谁也没有听见枪声，拉宾自己发现了其中奥秘，军用的电线杆埋得很浅，电话线的牵扯才使它能够平稳地立在那里，线断杆倒完全是顺理成章的。爬起来，眼前还有一排的杆子等着他，只是他变得机灵了，不再重重地掉下来，“咕咚”声也越来越小， 任务安全完成，他一瘸一拐地在战友搀扶下回到驻地。他感到自己简直就是个英雄，因为他自己都佩服自己的勇气，不过他没说出来。

隆美尔的德军并未打到黎巴嫩来，英国人虚惊一场，二战始终没使这支２０００人的帕尔马契部队派上大用场，在一场争论之后，伊休夫缩编了帕尔马契，幸运的是拉宾被保留下来，并在１９４３年成为了一名排长。

拉宾排在一次给哈加纳首长们观看的军事表演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可首长们的称赞却冲昏了他的头脑。

他在训练场边的路上发现一发未打响的迫击炮弹，他想到排中的炮手一直唠叨着有炮无弹，便悄无声息地把这枚哑弹带回了海法市。

然而一星期之后，他遭到了连长的一顿痛骂，因为军事法庭认为他偷了炮弹，必须前去候审。这下给拉宾的打击可不小，拉宾这才感到“大祸临头”了。军事法庭上，先是哈加那高级军官约瑟夫·阿维达尔的一顿臭骂，接下来是帕尔马契司令伊扎克·萨德略为温和的斥责，但他们还是听完了拉宾说明的动机与事情的经过。大汗淋漓的拉宾在宣判时，甚至希望自己一下子变成个聋子，因为他太不希望自己被开除出“局”而离开帕尔马契了，令他庆幸甚至惊喜的是他被留了下来，处罚仅仅是一年内不准晋升。一发哑弹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呢，拉宾后来的回忆录中写下了答案，那发哑弹是帕尔马契剩下的最后一发炮弹了，当然像宝贝一般了。这次还要感谢哈加那首长的爱才心切了。

两年过去了，帕尔马契扩大建制，拉宾当上了第一营训导主任。二战后期，大批的欧洲犹太移民滚滚而来，为此伊休夫把接纳和安置移民做为极其重要的任务。然而英国政府早已看不惯这些，加上英国与犹太办事处的冲撞日益增多，英军竟然武力阻止移民涌向巴勒斯坦，他们把“非法”移民们关进了集中营。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盛怒的伊休夫领导机构通知帕尔马契第一营，准备执行“连接战役”行动。拉宾接到命令，脑中依稀浮现的是阿色里特集中营中２００名犹太移民的憔悴面容，一个伟大民族的圣殿两度被毁，而重建圣殿的人们２０００年来一直都只能是梦想者，一直都倍受异族的欺凌……拉宾抑制住内心的激愤，理智地拿出海法市地图，仔细观察。

阿色里特集中营位于海法市南，集中营内２００名犹太人有不少老弱病残，强攻固然不可取，硬拼会激化本已相当紧张的以英矛盾，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已成世仇，阿拉伯辅助警察守备集中营，他们绝不会吝惜向犹太人开枪。拉宾与营长周密计划一番后终于开始施行这一“连接战役”。

拉宾精选优秀的帕尔马契战士２００人构成突击队于深夜出发了，逼近集中营时，拉宾亦十分紧张，他第一次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这不异于一次拿２００条生命做筹码的赌注。探照灯的白光扫射着集中营的每一个角落，突击队员在拉宾的暗示下悄无声息地剪断电网，队员们神速地通过第一道栅栏。

第二道栅栏前已有拉宾早已安排好的“教师”接应，他们是更老练的帕尔马契战士，已按拉宾的命令偷偷弄断了敌人步枪的撞针。阿拉伯守备卫兵终于察觉了，马上举枪各扣动扳机，然而没有撞针的步枪打

响才怪， 突击队员们的枪口已逼住了他们。“教师”已经指挥移民们逃离集中营了。拉宾按计划先看住鼾声正盛的英国兵，然后再撤出集中营殿后。

月光与探照灯光里，黑压压的人们像幽灵一般地前行，居然没有一点声音，原野中各种秋虫的吟唱听得十分真切，拉宾看见自己民族的人们团结、互助、一致的场面不禁流下了热泪。仅仅一刻钟，２００多名移民便消失在原野的黑暗中了。确信英军已难追及，拉宾等人才撤出，抄近路赶上了移民队伍。然而，这些刚刚逃出苦海的人确实已是心力交瘁，老弱病残已明显赶不上队伍，时不待人，卡车只好先运走了已经上车的移民。余下的由拉宾等汇齐后设法转移至不远的拜特·奥兰基布兹。路不远，但要爬山却难为了可怜的人们，这些移民带着不少并不珍贵但却又不肯抛弃的行李，拉宾和战士们手里、背上都是移民们的大包袱和小孩子，天亮的时刻，拉宾和战士们才终于把所有移民弄到山顶。拉宾后背湿了一大片，原来是一个从集中营恐怖记忆中回过神来的小男孩在拉宾背他时小便失禁的“杰作”。

此时激怒的英军已经包围了拜特·奥兰基布兹，拉宾带领大家从秘密通道“钻”了进去。英军开始撞击基布兹大门，值此危急之机，营长带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赶到山顶与英国对峙，中午过后，山顶山坡山

下挤满了犹太人，英国人终于束手无策了，不得不悻悻而退。“连接战役”至此未死一人而大获全胜， 拉宾理应成为功臣，然而这“功臣”之名带来的或许并非只有称赞与无尽的喜悦……

祸不单行

英国人在二战时脾气并不好，被小小的伊休夫耍了一下，岂有不还手之理。一段牢狱之苦正向拉宾袭来，更不幸的是在此之前他就饱受了皮肉之苦。帕尔马契司令部交给一营的新任务是再惩罚一下多次与哈加纳作对并心狠手辣的英国“机动警察部队”， 拉宾为此还弄到一辆摩托。可刚刚几天，拉宾这位“高速车手”就把车撞到奈希尔水泥厂的卡车上，自己当即失去了知觉，清醒过来时，已在医院的病床上，幸好只撞坏了左膝盖骨，但拉宾仍是沮丧地日复一日地望着窗外的原野发呆。营长和战友们都没少来看他。三个星期一到，他就吵着出院，上级自然还要他呆在家里养伤，于是只好从一位熟稔的战士那里常常了解行动的进展，以解他心中的烦闷了。其实那位战士就是拉宾的女友，她叫莉赫，拉宾一直以为自己是帕尔马

契的低级军官，随时都可能丧命，因此他始终都不忍心“连累”这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因此，认识两年了，他们的感情并未从起点走出多远。

１９４６年6月２９日星期六，又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已是深夜，马达声、脚步声、敲门声连贯地钻进拉宾的耳朵，一位在海法被称作“白头翁”的英军伞兵上尉破门而入，荷枪实弹的伞兵在其命令下不容分说拖起拉宾并把他押上一辆大卡车，他们搜查一阵毫无所获，便将老拉宾和一位在他家过夜的客人也一起押往附近一所临时充当拘留所的学校里。不久又将他们统统关进了拉特鲁恩集中营。在见到了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负责人摩西·夏里特也在被捕之列时，拉宾认识到这是对伊休夫复仇性的镇压。有人告诉拉宾那天夜里有１０万英军和２００名警察参加了大搜捕，那天有３０００名犹太人被捕，据说名单中也有本—古里安，只是他在国外才得幸免。这就是以色列建国史的一段“黑色星期六”。

犹太代办处作为伊休夫与英方打交道的正式组织是受国联认可的，它的抗议使英方十分尴尬，特别是在英方要求谈判时，他们指出代办处负责官员就在集中营里，使英方更是被动之极。伊休夫一直在广泛地呼吁奔走，顽强斗争以解救他们，然而英方仍是不动声色。

拉宾的身份英国人很清楚，所以在拉宾每次作X光透视时总有双岗防范。7月底，拉宾拆掉了石膏，病腿已有些畸形，而且僵硬得很，１１月份的时候，英国政府释放了他们，或许认为报复的目的已经达到。而拉宾却在一片困惑之中了，行动不便使他萌生再去美国深造的念头，慧眼的阿隆阻止了他，因为明智的军人都会预感到二战的结束正意味着阿拉伯人、犹太人的斗争的开始。拉宾的困惑被一项新的任命彻底打消了，他荣升为第二营营长，而且上级还发给他两个应付英军检查的假身份证，拉宾成了罗森·伯格，还有罗森堡。一连串的灾祸使拉宾更快地成熟起来，更加坚强，也更加机智，他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军官了，那一年他才２４岁。

第二章

战争已经走来

阿隆的劝阻确实一点没有错，阿、犹的冲突越来越频繁。成立不久的联合国正在试图解决这一争端，曾经狂妄一时的英国当局也开始感到无能为力。战争或许是真的难以避免了。

伊休夫的每一位成员都在致力于建立犹太国的最后努力，刚刚到任的犹太办事处防务委员本—古里安还是犹太建国协会执行机构主席，由他领导军事让拉宾感到十分欣喜。可是本—古里安到任的一席讲话让大家如梦初醒一般地感到一阵恐慌，他说哈加纳拥有的全部武器仅仅是１００７３支步枪，１８６挺重机枪，４４４挺轻机枪，两英寸口径迫击炮６７２门，三英寸口径迫击炮９６门…… 战斗力颇强的“ 野战军 ”——哈加纳仅有几千人的帕尔马契可以打硬仗训练有素，一支“ 游击队 ”式的武装怎能与机械化装备的阿拉伯强敌拼杀？更可悲的是许多战士是十几岁的大孩子，根本连坦克、大炮、飞机都没见过，因为伊休夫还根本没有过这些武器。善良的犹太人在二战结

束前接受了英国人的意见，不但未发展军事力量，反而裁军５０％， 裁下的不少优秀的帕尔马契战士还在本—古里安的鼓励下开赴欧洲战场，参与英法协同对德军作战。拉宾认为本—古里安犯了这样一个粗心的错误，实在令人遗憾。然而，拉宾却也是一直十分敬重这位领袖，本—古里安近乎神奇的政治远见、坚定的信念和敢干能干的劲头让拉宾十分敬佩。拉宾与其他犹太青年人一样把本—古里安看成是当时威信极高，无可争议的领袖。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被英国抛弃的犹太人又被美国人拉过去，联合国早期一直是由美国把持的，支持犹太人的还有苏联以及在美国施压下的拉美诸国。１１月２９日，联大分治决议通过，以色列国建立得到联大的认可，立时，几十万犹太人欢欣鼓舞，拉宾这时已是帕尔马契的副司令员兼作战部长，在特拉维夫的欢庆活动中，拉宾与大家一起欢呼雀跃，确实，久遭磨难的人们就要拥有自己重建的国家，脑海里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第三圣殿”……

阿拉伯人被联大的“大国政治”激怒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首先受到阿拉伯人的袭击，有１／６的犹太人居住在这座圣城里面，阿拉伯人来势汹汹，欲先取老城，再攻全城，还未建国，强敌即已兵临城下。以色列为换得盼望已久的分治决议，竟在分治决议中

妥协地接受把耶路撒冷作为一块“飞地”，而阿拉伯人并未接受这一协议，犹太人只能被动地防备而不敢去轻易出击，战争的主动权在阿拉伯人手里，更何况大部分的其他犹太人都居住在地中海沿海平原和北部加利利，仅有一条路过阿拉伯人居住区的７０公里公路与耶路撒冷相连，阿拉伯人占尽天时地利。

这一次拉宾要指挥帕尔马契战士保证７０公里的“生命线”能够畅通无阻，“畅通”只能是奢望，因为阿拉伯人抢先占据了两处关键地段——成为难缠的“死亡点”。一处是公路在阿雅隆山谷中拉特隆一段，另一处就是再往东的阿雅隆山谷出口，这两处一处是需汽车曲折爬升的高地，另一处是通路极其狭窄的谷地，平庸的狙击手都敢保证在这两处伏击成功，因为军车开到这里必然会减速行驶的。生命线连接着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耶城的一切补给食物，弹药、武器甚至饮用水都有赖它去完成，因而两处“死亡点”给拉宾出了极大的难题。

拉宾得知战友为运送物资在拉特隆车翻人亡，心中十分烦闷，然而确实没有可行的办法。因为“敌强我弱”这是犹太人对阿各个冲击点的共同之处，要么硬拼要么就是用计了。年轻战士建议把钢板焊到驾驶仓两侧。但施行不久，拉宾又难受地看到了运回的随车战士的尸体，在交叉火力射击下，为了保护司机，

年轻人牺牲了。许多战士绝望起来，拉宾亲自参加了多次的护送，使战士们又振奋起来。拉宾找来更多的钢板把货车变成土造装甲车，可是不久对方又制出土造穿甲弹， 阿拉伯人以逸待劳，“生命线”还是一再告急。

耶城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那里甚至还有亲阿的英驻军在捣鬼，他们按联大决议要到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４日才能撤走，战争、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已使城中的犹太人难以维持。这时，哈加纳才增援拉宾部队搞了一次“纳契松行动”，以强攻把敌人暂时驱离公路，而趁机连续６天抢运３００多车的物资补给，可增援一走， 拉宾又被赶了出来，“死亡点”又在阿拉伯人控制之下了。

４月１５日，拉宾被任命为帕尔马契新建“哈雷尔旅”上校旅长，部下官兵增至２０００人，然而本—古里安在任命通知之后，又通知伊扎克·萨德将率部增援拉宾再搞一次大规模的运送行动，拉宾认为阿拉伯人上一次的退避可能是预计不足，这一次少不了一场恶战了。然而这场恶战并未打成，因为他又收到本—古里安的另一道命令，命拉宾率部于２０日凌晨开赴耶路撒冷。拉宾知道此行或许比打通生命线更加凶多吉少。因为本—古里安是得知英军可能提前撤出耶城才出此计的，拉宾对这条消息是怀疑的。

３５０辆卡车组成的长龙天才蒙蒙亮便出发了，果然在拉特隆遭到了阿拉伯人的袭击，本—古里安亲眼所见２０辆卡车被击毁，２０多名战士倒在了硝烟中，拉宾后来使出了最后的本钱——两辆从英军那偷来的装甲车，才打退了敌人。耶路撒冷的援军赶到时，本—古里安和拉宾以不同的感受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援军战士说，英军根本没有撤出。本—古里安和拉宾的额角却渗出了汗珠，趁英军撤出而抢占地盘已经不可能，而且这次面对的是英驻军和阿拉伯人两个敌人。本—古里安没有与拉宾商量，攻城的“杰布西行动”就开始了。拉宾是军人，而军人注定要服从，拉宾、萨德、沙梯各部都投入了这次行动，但英军确实是一个强敌，拉锯战进行了一些日子，拉宾一方的补给已经见底，于是向特拉维夫的哈加纳总部告急。回电是召去拉宾商讨对策，可开车经过拉特隆无异于送死，这次本—古里安把一架旧的轻型飞机让他坐，这架飞机蹦跳着飞到特拉维夫，总算把拉宾安全送到了。总参作战部长伊加尔·雅丁很快与他见面，二人商定的权宜之计也只好是再去试图打通“生命线”。 拉宾来不及去见先行返回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他正在筹措５月１５日的开国圣典。

拉宾又回到了耶城，从耶城向拉特隆艰难推进，战争的艰难已使整个“哈雷尔旅”没有无伤的战士。

一周的恶战，只推进到距拉特隆仍有一段距离的阿雅隆山口，最后的战争异常残酷，伤亡惨重，哈加纳派来补缺的战士，竟是清一色十五六岁的大孩子，此时拉宾对本—古里安的许多厌恶感一骨脑集聚了起来，他诅咒那些连军队建设的远见都没有的“政治家”。

５月１４日，是英军撤出耶城的日子，以军一枪未发即攻占市中心，阿拉伯人盘踞在橄榄山至锡安山一带，久攻不下。将士们在马拉赫·哈哈米基布兹里难得偷闲休息一下，许多累坏的战士都睡着了。突然，收音机里传来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建国的庄严声音，大家都醒了，许多战士兴奋地流下了眼泪，拉宾在一旁默默地望着锡安山，对以色列国，他拥有的的确是像对自己母亲罗莎一般的崇敬与爱戴，而拉宾也知道，多灾多难的民族还有更多的磨难，在战场上听见建国的消息使拉宾心中泛起一丝丝的苦楚。他熄灭了烟头，拍了拍身边战士的肩膀说道：“我们的国家终于建起来了，我们要保卫好它，明天我们还要血战，要拿下拉特隆！”

然而１５日耶城的战局先发生了变化，约旦阿拉伯军团大举侵入市区并攻下许多有利地形。拉宾旅已难抽身于此，司令部的一道命令倒是把拉宾逼了出来，他受命要掩护一支补给车队进入耶路撒冷。拉宾旅士气仍然很高，加上阿拉伯军队主力已迁往耶城周围，

“死亡点”拉特隆很快就在拉宾控制之下了，又经过一番苦战，１６日夜“生命线”全线打通，可等了整整一夜，迎来的只有哈雷尔旅自己的侦察装甲车！拉宾在听到运输队指挥官特拉维夫的解释时大发雷霆，他们说特拉维夫的组织工作出了问题发车被耽搁了。拉宾深信一定是他们对拉宾能够血战拉特隆而打通生命线表示怀疑。

耶城的战局已渐趋颓势，耶路撒冷旅旅长并未听拉宾的劝告而把突破点放在了敌人火力最强的雅法门，拉宾一直主张围城之计，弹尽粮绝再攻打，但这位沙梯尔旅长已听不进任何建议与劝告。拉宾最后把两个连借给了他，作为沙梯尔他们攻雅法门时转移目标的一支力量， 让他们去佯攻锡安山。 战斗打起来了，沙梯尔的计划一团糟，雅法门固若金汤，拉宾借他的两个连也被围困在锡安山上。以军耶城失守已成定式，拉宾与每一位战士一样实在于心不忍让这样一座犹太人的圣城失去，但终已无力回天。战区指挥部的撤出命令已发出，阿拉伯人从锡安山冲入老城，后撤途中，拉宾在一座山头上，居然看见城中打着白旗的犹太人队伍正向约旦人走去，心中一阵剧痛。

拉特隆此时又已在阿拉伯人手中了，６月９日本—古里安下达一定拿下拉特隆的死命令，可拉宾等人居然没听他的。

盛怒的本—古里安

拉宾在１６日夜里，曾得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那辆开回的侦察装甲车司机告诉拉宾，还有一条拉特隆阿拉伯人火力难及的便道可走，在这条战线总指挥的阿隆和美国人马可斯上校默许下，拉宾派人再次勘查，并借机让久战的士兵们可以休整一下。拉宾还受命前往本—古里安那里解释情况。

本—古里安对帕尔马契的军官素有成见，他总认为这是一些“左”而“红”的人。他更希望哈加纳不把帕尔马契宠坏，将军永远都是一些不参与政治的，绝对效忠的军人。本—古里安听不进拉宾的解释，勃然大怒，甚至失去理智一般大叫要杀掉阿隆，拉宾在本—古里安的大骂中战战兢兢地低着头捱过了两个小时，终于等到本—古里安“熄火”， 拉宾才温和地再次解释拉特隆血战并无意义，而新的通道会开创新的局面，本—古里安终于挥手批准了他们的计划，打发拉宾走了。本—古里安的暴怒并非没有理由，因为以军当时确实有个别将领有令不执行，散漫自由，譬如１６日晚的运输指挥官，本—古里安一股火已经憋了好久，这下都发在了拉宾头上，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本—古里安毕竟是已经开始注意这位年轻人。

拉宾在６月１１日开始组织力量利用以约停火期间那条便道开辟了通往耶路撒冷的新路，使耶城老城以外的以军供给开始得到比较稳定的保证。捷克在苏联默许下提供给以军不少军火，不足一个月的休战使以军实力大增， ７月９日再次开战，仅１０日，“以色列国防军”就把阿拉伯联军打得龟缩到老城里，战争又处于僵局了，只是以色列这一次处于了优势。

拉宾的指挥工作十分繁忙，千头万绪常使他透不过气来。这时那位热心美丽的姑娘莉赫又走到他面前。拉宾想起他们的初识，那是１９４４年，在什么地方他记不清了，两人眼光的偶然相遇使拉宾一见钟情。莉赫被拉宾的目光看得很难为情，再抬头时，两人眼中都是激动的泪花。拉宾掏出满是汗味的手绢要替她擦眼泪，莉赫却拿过手绢跑开了。第二天很早的时候，拉宾就看见了眼圈微微发青的莉赫，她把洗得干净平整、喷过香水的手绢递给拉宾，手绢上还绣了一颗心。拉宾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把将莉赫搂在了怀里。

他们是深爱的，但拉宾总担心自己危险的任务会连累莉赫，所以一直并不十分接近她。她深知他的这一想法后，千方百计地“设法”编入帕尔马契，成为拉宾的部下，俩人这才真正开始了罗曼史。战事频繁使拉宾这对恋人把婚期一直拖到１９４８年，第二次

停火，一对恋人终于在特拉维夫完婚了。

拉宾还在蜜月中，便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本—古里安终于撤销了帕尔马契司令部，它的三个旅划归各军区和总参指挥。拉宾知道这是本—古里安一次十分明智的决断，因为帕尔马契本来就在哈加纳指挥下作战，并常常分散辗转于各地，一个独立的司令部确实有些画蛇添足。但这位从士兵到旅长的老帕尔马契对它可是别有情感的，同时他也本能地感到帕尔马契或许会有一次“大清洗”。

这时的以色列总参已将全国分为北方、耶路撒冷、沙隆(沿海平原地区)、南方四大军区，拉宾是南方军区司令阿隆的部下。拉宾想以全力投入打击埃军的计划制定而冲淡本—古里安和帕尔马契给他造成的烦恼。这将是一次由阿隆指挥的“约阿夫行动”战役。埃军已经占领内格夫和加沙地区，十分满足地按兵不动。以色列要收回内格夫和加沙想让埃及先开第一枪，这是本—古里安的旨意。 拉宾想出了一条妙计， 第二次停火协议规定以军车队可以穿越埃及军防区向内格夫犹太人据点运送物资，但任何人都知道这并不可能，以色列没干过。这一次倒可一试，用空卡车引出埃及的第一枪想必并不会很难。拉宾已全身心投入这次战斗了，果然空卡车的喇叭吓坏了一个出营房小便的埃军士兵，“叭叭”两枪便有了。 以军按计划周密地向

埃军空袭，步兵也立刻发起进攻。仅仅７天，特拉维夫到内格夫的通道打通了，内格夫重镇比尔谢巴亦夺回。埃军在阿什克隆到阿什杜德海滨地区近乎被切断后路，另一股埃及援军则被骗进以军精心设伏的“法鲁加口袋”。以军“约阿夫行动”大获全胜， 不甘就此罢休，想趁机再杀一杀阿拉伯人的威风，一个以赶尽内格夫、加沙埃军的“霍雷夫行动”开始了。

战场上一直炮火隆隆，后方的本—古里安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以一个政治家的嗅觉感到犹太武装力量太复杂的成分绝非犹太人之福，除了听命政府的哈加纳，还有持不同政见的“伊尔贡”和“莱希”， 这是两个极右的激进的组织，本—古里安一直把它们当成一块心病。帕尔马契是哈加纳的主力，其中许多成员都是“ 巴勒斯坦统一工人党”成员， 本—古里安担心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很浓的军人会建成一个以色列的“红军”。 上一次阿隆的违命使本—古里安开始了砍掉“左右派”的行动，首先以“阿尔塔勒纳”号事件收编了伊尔贡，又于１９４８年９月宣布，刺杀联合国调解员福克·伯纳多特的”莱希”为恐怖的组织，并勒令解散。对于帕尔马契，取消司令部那仅仅是个开始，一个将于１９４９年停战后遣派出国或退役的帕尔马契高级军官的名单已经定好，其中就有伊扎克·拉宾。

刚刚整编的以色列国防军被坏脾气的本—古里安狠杀了“游击作风”，树立了令行禁止的上下级指挥权威，这些使以军的战斗力极大增强了。北方军区对北加利利的战斗也十分顺利，拉宾在看到这些战争捷报时，又开始敬重、佩服这位开国总理本—古里安了。他更加热心于他自己设计的“霍雷夫行动”。拉宾率部仅用５天就推进到以埃边境了，他又乘胜夺取了埃及西奈的交通枢纽阿布奥格拉。而拉宾这次胃口太大了，未经总参批准就向埃及沿海重镇阿里什逼近了。这时已经到了１９４９年１月。一月的中东正是黄沙漫天的季节。１月６日拉宾部竟然受到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的轰炸，后来还有以军飞机的一次轰炸，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人通知他们阿布奥格拉以南、以西的仍是以色列部队，拉宾的“先斩后奏”马上被总参得知并制止。本—古里安确实是一位冷静的政治家，因为他已收到英国要求以军从埃及撤军的最后通牒，英以矛盾不能再激化，然而当时２７岁的拉宾还不可能想到这么多，不过本—古里安十分赞赏拉宾的这股闯劲，或者又想起那次对拉宾发的火似乎有些过分，爱才的本—古里安把伊扎克·拉宾的名字从那个裁减帕尔马契的名单中划掉了。

第三章

仕途多磨难

直到１９４９年，“法鲁加口袋 ”还紧紧禁锢着埃及１／４的军队力量。埃及确实是心力交瘁，无心再战，１月７日孤立无援的埃军提出休战与谈判的要求。

这时拉宾倒是弄到了一个美差。以埃罗得岛谈判要有一位熟谙南方战况的军官，阿隆派出了这位年轻的师弟。拉宾得到一件专供以色列与外国谈判特使才能穿戴的礼服，虽然旧得已经有好几处快磨破了，但至少还是一件正宗的美国货，拉宾已经十分满足了。辞别战友还有爱妻莉赫，拉宾来到一派安宁、平和的罗得岛。拉宾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如此清静悠闲了，睡觉、就餐居然成为这位谈判代表的主要活动。他用刚学来的希腊语“恩考瑞”(“多”的意思)在一次晚餐中叫了４盘肥牛排，他是在侍者惊异的目光中走出餐厅的。拉宾不会系领带，为此还在一次理发时受到了埃及代表团团长赛义夫·丁的嘲笑。然而，以色列的“法鲁加口袋”这张王牌却让埃及人一点也笑不出

来，以色列人正想以此获得最大限度的实惠。拉宾深深感到，谈判即是交换，只有当自己手中有对方需要的东西时才可能成交。最后的结果是埃方接受了除加沙地带外以埃及巴勒斯坦国界为停火线，２月２４日停战协议签订。拉宾在签字前即被召回了国，因为准备抢占地盘的以军更需要熟悉地理状况的拉宾，这是一次叫“法克特行动”的战斗。

７月２０日，以色列与叙利亚也签订了停战协定，历时１５个月的以色列国独立战争告一段落，以军的胜利使每一个以色列国民都感到骄傲与自豪。

拉宾选定了职业军人做为他一生的职业，然而，尽管本—古里安在裁减名单中划掉了他，但他的面前还是有着一个个挫折与不平在等着他。拉宾含泪送别了受压而集体辞职的帕尔马契高级指挥官——８位亲密的战友。他以被解散的哈雷尔旅原旅长的身份向曾经也是帕尔马契一员的总参谋长雅柯夫·多里写信诉苦，却未想到多里居然要送他到国外学习。

正巧阿隆要去法国访问，便让拉宾替自己暂代南方军区司令，希望能以此留住拉宾，但阿隆尚在法国之际，本—古里安却把达扬调到了南方军区担任司令。这是本—古里安预谋已久的，因为阿隆战功显耀，威信高，又是帕尔马契的首领，利用他出国之机剥夺其兵权实在再好不过。拉宾在达扬上任的当天晚上就离

开了南方军区。

这个时候，一位属于被本—古里安器重之列的英国犹太军官钱依姆·拉斯科夫拉了拉宾一把，拉斯科夫深知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对这样一位还不成熟的战争英雄“下手”未免过分一些，于是这位总参训练部长让拉宾办起了营长训练班，拉宾被这位心胸坦荡的人感动了，他干得十分卖力，成绩斐然。而此时，对拉宾的称赞之语由一些高层军官也传到了本—古里安那里，但帕尔马契的背景总难让本—古里安对这位年轻人有更大的好感，尤其还有那件“集会事件”始终令本—古里安耿耿于怀。

这是发生在半年前的事了，大批帕尔马契军官即将被复员回家了，留下的战友十分想为他们搞一次送行的集会。事情传到了参谋长多里耳朵里，赶紧下令禁止。拉宾十分气愤，仍然决意参加这次集会，这亦被多里注意到了。集会那天一大早他便被叫到特拉维夫汇报工作，多里和他友好地东拉西扯了一上午，拉宾正想回去，又受到了本—古里安的召见，这是在他家里向他汇报南方边界地区以埃边防军交火情况，本—古里安问得已经超乎寻常的细致。拉宾知道这是本—古里安是在有意拖延时间，无意中却听到了他对雅丁、阿隆、达扬三位高级将领的评价——“雅丁是一位好军官，但不遵守纪律，而且缺乏实战经验”，“阿

隆是一位优秀的战地指挥官，但卷入政治的程度太深了”,“达扬是一个无比勇猛和信心十足的士兵，但却是一个十分孤独的人”……拉宾对这些从本—古里安口中道出的对高级将领直率而刻薄的评语怔了好一阵子，这种与总理兼国防部长无拘无束漫谈的机会确实是拉宾盼望已久的，而这将使他延误送别集会而背叛共生死的战友。最后拉宾居然拒绝了本—古里安的总理家宴的挽留而匆匆赶回军区。不久，拉宾和其他所有参加集会的现役军官都受到了军事法庭的传讯，并且分别受到了一个记入档案的警告处分。

拉宾似乎成了“专职教员”，营长训练班之后又帮助拉斯科夫开办旅长训练班。这时总参谋长——这位以色列的三军总司令雅丁看中了年轻的拉宾，拉宾才２８岁，就成了总参作战部长。这也是本—古里安的意思，因为他想起了这位年轻的军官曾坚决地奉命进攻贝京的“伊尔贡”部队，况且他也想不出拉宾有什么随着其他帕尔马契高级军官闹事的事情，于是终于给了拉宾这次机会。

这时的以色列国已经在战火中坚强地恢复了生机，从欧洲战乱中逃来的犹太人带来了资金，带来了先进技术，他们固有的犹太人那份专注使这片土地开始兴旺。这些又吸引了一大批从穆斯林世界逃出的犹太人，他们一贫如洗，异族的重压使他们除了种地什么也不

知道，政府把帮助这些新移民的重任交给了拉宾，让这１０万对以色列期望极高的移民安顿下来并不容易。这些移民没有一技之长注定他们的未来生活仍然渺茫得很，免不了就会向拉宾发脾气、放怨气，拉宾十分为难。雅丁猜想这位年轻部长或许只会打仗，这回他是不是没辙了，他为这位可爱的年轻人也着实捏了一把汗。部队里的医生都被拉宾派到移民那去了，这支部队还有比重很大的一部分大学生，在拉宾的鼓励下他们都充当了移民子女的临时教师。拉宾与移民们住在一块，他们一起迎来了１９５１年，但新年的礼物居然是一场罕见的大风暴。洪水泛滥，狂风刮倒了几百个移民的帐篷，拉宾带领战士们一连两天两夜泡在风雨中，身上的衣服都披在了移民们的肩上……移民们终于被打动了，这是只有自己民族才能给予的温暖，不久这些移民就融入了勤恳奋斗的以色列国民之中。拉宾被冬日的风暴送进了医院，这一次他又得到了本—古里安的赞赏，雅丁在拉宾烧得很厉害时探望了拉宾，告诉他， 本—古里安深情地问候他， 并回身向病房里十余位在风暴中负伤或严重风寒的战士们说：“ 本—古里安称赞你们是‘ 民族的使者’， 我亲爱的小伙子们，你们是我们国防军的骄傲！”

不久，本—古里安批准了雅丁的建议，作为嘉奖，拉宾将去英国坎伯雷皇家参谋学院进修一年。拉宾在

那里收获不小，因为英国人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局势发展程度的经验很快就被拉宾掌握了。这一年莉赫和小女儿达莉亚一直陪在拉宾身边，初入仕途已让拉宾有些累了，妻女的陪伴使他感到这一年很幸福，但确实又太快了。

时来运转

还在拉宾进修期间，新的总参谋长莫德恰·马克莱夫与新的作战部长达扬的关系即已僵化得很了，马克莱夫曾让拉宾回国接替达扬，可达扬是本—古里安的爱将，这场斗争的结果是达扬成了新的总参谋长。拉宾听说这一消息，心中打起鼓来，与达扬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他们之间有竞争，又有间接的旧怨，达扬的最大对手阿隆是拉宾最亲密的朋友，拉宾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踏上归国的飞机的。

然而并不像想的那么坏，达扬确实是高瞻远瞩，他把拉宾任命为训练部长，这使拉宾受宠若惊，一切顾虑想法都烟消云散了。拉宾还陪达扬一同去美国考察，拉宾终于第一次踏上了这片被父亲极力称颂的土地。拉宾将留英所学编成课本配合达扬对以军的第二

次整编。拉宾对训练陆军指挥官十分严格，个个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一切都受到了达扬的赞赏。达扬也得意于自己把一位对手变成能干的部下。１９５６年４月，莉赫为拉宾又生下一个儿子，尤瓦尔的出生使拉宾十分兴奋。几个月后，他又接到达扬对他委以重任的任命，３４岁的拉宾成为少将北方军区司令员，这是四分之一个总参谋长，执掌一方重兵的将军，更令他兴奋而亲切的是，他又回到海法，又看见了从前那个帕尔马契小兵住过的营房。

这一年１０月２９日，英法以三方协同对埃及作战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开始了。拉宾手下的北方军区被抽调一部分前往南方前线作战，北方虽相对稳定，但这场由苏伊士运河引发的战争使叙利亚不忍心看自己的阿拉伯兄弟埃及被打，便开始向在非军事区耕种的以色列拖拉机开火，许多以色列基布兹还受到了叙利亚戈兰高地炮火的攻击，为此以色列军越过加利利海袭击叙利亚的渔船和工厂进行报复，拉宾知道北方边界的冲突升级并不好，于是便一再令部下总是浅尝辄止，双方一直没有大打出手。

南方战场的战斗进展十分迅捷，１１月６日这次苏伊士运河之争画上了句号。达扬任职期满，令拉宾感动的是，达扬曾提名由拉宾来接任此职。但总参谋长一职的人选最终还得由本—古里安说话，钱依姆·

拉斯科夫成了新的总参谋长。但是，拉宾一点也不感到遗憾，因为拉斯科夫是一个帮过自己的人，更令拉宾高兴的是在拉斯科夫的支持之下，拉宾终于收到了美国哈佛大学１９５９年夏季入学通知书，去美国留学的梦想就要成真。

然而，或许他真的与美国缘份未到，就在这一年４月，由于组织工作混乱而使总参搞的一次全国总动员的大演习弄得一团糟，引起了反对党和舆论界的攻击，盛怒之下的本—古里安撤掉了总参作战部长和情报部长，在拉斯科夫的保荐之下，拉宾第二次出任作战部长。重抄“旧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只是拉宾比从前更加成熟起来，他似乎已经了解了官场仕途的某些规律。作战部长是无明文规定的参谋长的第一继任人选，而总参谋长又是全国的三军总司令，是所有将军觊觎的职位，拉宾知道自己已经离此不远了。

５０年代末，美苏的对峙已经逐渐明朗化，在中东问题上，苏联首先选择了阿拉伯国家，大批军火物资运往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英法对以色列十分吝啬，只是卖一些武器给以色列。美国出手晚了一步，阿拉伯被苏联抢走使它很不平衡，还想争取一部分阿拉伯国家，因此对以色列的援助总是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线上。以色列已经开始听到埃叙合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某些欲与以方决战的消息。而在以色列国

内，外交策略的争论却仍喋喋不休，国防部副部长佩雷斯，空军司令魏兹曼坚决反对巴结美国人，拉宾的建议常使他们讥笑不已。事实上那段日子里法国的戴高乐倘若把武器供应一切断，以色列就将面临全面的军备危机。发展的局势越来越证明拉宾的亲美策略与美国争取攀上“盟友”是一条万全之计。拉宾越权地向即将访美的本—古里安递上了一份数目惊人的武器求购单，本—古里安十分支持拉宾，竟告诉拉宾：“我与你想的一样，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靠不住，这次去华盛顿一定争取拉近我们和美国人的关系。”拉宾的求购单上还有一套由先进雷达站组成的早期预警系统。

１９６０年初，叙军炮击以色列边界定居点，以色列本能地向叙以边境增派兵力。苏联人向叙、埃提供“权威性情报”，称以色列将对叙利亚发动进攻。埃及总统纳赛尔随即将埃军主力秘密开进西奈半岛，１月１９日部署完毕，无数门大炮已瞄准以色列人的脑袋。以埃边境自苏伊士运河之战以来仅有二三十辆以军坦克守备。

２４日晚，以色列总参会议室，“烟雾”缭绕，情报部长的报告使以军将领们个个心惊肉跳，拉宾算是有些远见，他在１９日曾看见了一份埃军装甲师向苏伊士运河以西集结的情报，当时，他曾马上打电话

告诉第７旅旅长塔尔，于是，塔尔的第７旅成了迅速反应的主力，以军用２４小时才将１３０辆坦克调到了以埃前线。

前线的指挥官告诉拉宾，埃军并未有任何进攻的行动甚至连迹象都没有。埃军大概是被苏联人耍了，以色列人又被埃及人耍了。陈兵边界，双方谁也没有动手，只是对峙着。

４２岁的总参谋长

这次应急调动被称为”罗梯行动”， 许多人包括本—古里安都对拉宾投去了赞赏的眼光，正像拉宾所言，早期预警系统真的需要大大改善了。本—古里安又把从美国带回的高级预警系统的安装工作交由拉宾亲自主持。

可是在拉斯科夫任职期满时，接任总参谋长的却是原副总参谋长茨维·佐尔。有一个人十分高兴，那就是国防部副部长佩雷斯，他对参谋长一职才是觊觎已久的，与他资历相当的拉宾没有当成对他自然极为有利，至少说明他还有机会。他曾在总参与国防部权限划分上与拉宾有过激烈争执，对拉宾越权向本—古

里安递送武器求购单他看成了一种“邀宠”，十分恼火。

值得庆幸的是拉宾又一次与本—古里安面谈了，这一次本—古里安居然向他保证，他就是佐尔的下一任总参谋长，为此他还让佐尔一就职就让拉宾升任副总参谋长。拉宾并不知道佩雷斯在背后捣鬼挑拨他与佐尔的关系，佐尔确实平庸，但拉宾对他不自觉暴露的不屑被佩雷斯大做文章。佐尔终于与拉宾搞僵了，甚至委婉地要拉宾辞职。拉宾并未表态，但未想到本—古里安居然把佐尔的总长职务又延长了一年，拉宾感到自己十分委屈，于是他又出现在本—古里安面前。这次本—古里安和拉宾都做得十分漂亮。

“伊扎克，我答应过你当下一届总参谋长，你会当上的！”

“可是……”

“我的意思只是想让佐尔再干上一年，你不是老想出去学习吗？现在是个机会。但如果你认为应留在军中，你自己拿主意吧。”

“不，不，真的感谢你，我绝不会再想离开部队，因为军队需要我，我也离不开它，就要建成的国家灌溉工程还需要我们去保卫……”

“好极了，”本—古里安满意地拍着拉宾的肩膀，俨然慈父一样的眼光看着拉宾说：“快去把你的决定

告诉佐尔，我想他会知道我们俩今天达成的共识的！”

这段对话的双方一方是官场老手，一方是聪明的后生，双方的话都说到了彼此的心里。拉宾多年来对本—古里安的怨恨居然一下子消失殆尽了。１９６３年６月本—古里安突然宣布将辞去总参谋长兼国防部长的职务，佐尔正在法国参加航空博览会，拉宾是代理总长，他急匆匆地带领一大批高级将领来到了本—古里安家中，拉宾发表了令人为之动容的长篇讲话，从本—古里安对国家和军队的贡献到以色列的困境，法国将切断武器供应，而强敌阿拉伯还在苏联人的帮助下更加强大，拉宾讲得本—古里安十分激动，但他只是深深地坐在沙发里，没有言语，只是嘴唇在颤抖。在拉宾含泪说完”难道您会在这种紧要关头把以色列国防军丢下不管吗？”这句时，本—古里安才站起来，用从未有过平静的目光望着大家，动情地赞扬了每一位在座的将领，然后就回房休息了。

在列维·艾希科尔正式接替本—古里安以前，本—古里安又一次见了拉宾，这一段话让拉宾记了很久——”伊扎克，我答应过你当下一任总参谋长，你会当上的。我把这事告诉了艾希科尔，我相信他会尊重我的意见。当然，其余的事我办不到了，请原谅 。”

拉宾立正给本—古里安行了一个军礼。

佐尔的任期不再延长了，１９６４年１月１日起，

受艾希科尔的委任，４２岁的拉宾终于实现了他２３年来的宏愿，当上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要知道他从一名普通士兵到今天的全军总司令才仅仅用了２３年。

但是对总参谋长之职觊觎已久的并非只有佩雷斯一人，还有即将被拉宾提升为作战部长的空军部长魏兹曼。这或许是用不着解释的常理，爬得越高就会越孤独，当然也会有更多的敌人。

第四章

魏兹曼的闹剧

拉宾刚刚到任，由“国家输水工程”带来的以叙冲突便找上门来了。这项巨大的工程使加利利山以东的胡拉湖周围出现６０００公顷的肥沃耕地，并将加利利海(太巴列湖)的水翻山越岭引到缺水严重的以色列中部和南部。叙利亚，约旦与以色列共用约旦河水，这一工程将使以色列的用水量骤增，叙利亚试图截断这一工程的源头，他们要把约旦河的一支主要来源巴尼亚斯改道而不经以色列即流入约旦，这使以色列人十分恼火而向叙利亚改道工程基地几番开火，发射远程炮弹，居然将直射距离创记录地延伸到两英里半。叙利亚只好作罢。到了１９６７年，魏兹曼的空军部下一次击落６架叙利亚的米格—２１战斗机，的确以色列空军的法国“幻影”式绝对比“米格—２１”要好，但以色列的装甲力量却不敢与拥有苏制 T—５４和 T—５５型坦克的阿拉伯人匹敌，拉宾认为，以色列可能又触怒了阿拉伯人，大战真的到来，以色列将步履维艰。

好在艾希科尔访美，机会又来了，拉宾又给总理带上了名目繁多的武器求购单，艾希科尔在那里被美国人气坏了，因为约旦国王侯塞因在纳赛尔的怂恿之下以“不提供武器就投靠苏联”要求美国，美国居然不顾以色列强烈反对而同意了。艾希科尔自己憋了一肚子气，却把好消息带给了拉宾，因为求购单上的武器大部分都已经或正在运往以色列。这对这位总司令拉宾来说就是再好不过的消息，拉宾看见美国提供的“空中飞鹰”战斗机，２５０辆 A—２C 和 A—Ⅰ型坦克，坦克引擎备件及１０５毫米口径的大炮简直欣喜若狂。

这一年国庆日阅兵式时，拉宾忧虑不解，连续两天得到消息埃军正向西奈纵深推进，拉宾最初以为又是１９６０年“罗梯行动”的重演，但上一次以色列太被动了，以色列国小又四面受敌，根本不具备什么战略纵深。针对这两点根据，拉宾认为即将发生入侵被判断准确时，就必须先发制人地进攻，利用局部优势兵力迅速消灭阿拉伯人的精锐有生力量，夺取战争主动权，并将战火一定引向敌人的领土……然而在对这次入侵的判断上拉宾却经受了一次难熬的折磨。纳赛尔起先在５月１６日要求联合国部队在两国边界撤回到加沙和沙姆沙伊赫，但没想到秘书长吴丹马上就撤出了驻军，埃及驻军很快进一步封锁了蒂朗海峡，

切断了以色列途经亚喀巴湾运送物资的通路，尽管拉宾知道纳赛尔并不想打仗，或许，真的是想再来一次“罗梯行动”式的神经战，但他也认为纳赛尔是十分注重其在阿拉伯国家中威信的，若有阿拉伯国家出来煽风点火，骂纳赛尔是“胆小鬼”，这场战争必将促成。好在真若先让以色列动手，拉宾还有一点借口，那就是埃及人把蒂朗海峡封锁了，这可以牵强地说成“侵略”，而且他相信美国人、英国人都不会喜欢埃及这一封锁行动。

拉宾例行公事地向内阁作了详细汇报，但内阁讨论之中，他开始意识到，他的汇报与建议将左右最后的决定，他将会不得不去承担决策后果的责任，幸好他还没有提出关于早打、晚打的建议，不过这是内阁迟早要问他的。休会期间的谈话之机很难得，拉宾广泛地征求意见，可是，外长埃班却十分悲观地反对开战，并从外长的角度警告拉宾，没有哪个大国会真帮以色列的。会后，拉宾又去本—古里安那里“取经”，然而这位老人很让拉宾失望，他居然连连攻击艾希科尔的无能，还对拉宾说：“你犯了一个错误，不该动员后备役部队，你和允许你这样干的人都犯了错误，你们已经把国家拖到了危难的境地，你绝不能开战，我们是孤立无援的，你要为此负责的！”拉宾失望地走出他家，嘴里吸着的是今天吸的第４５根烟。

拉宾踱在街上，心中还在煎熬，他知道越是晚打就越会使以色列唯一的“杀手锏”——“闪电战”威力大减，然而他却仍然难以承担开战失败的责任。

内阁的防务扩大会在５月２３日召开了，在汇报和答问中拉宾深深地感到并没有人急于去打仗，他们寄希望的是让外长埃班去欧美游说。拉宾知道在２６日以前，仗是打不成了。晚上他还是组织召开总参部长及军区、兵种司令会议，积极商讨详尽的作战方案，这份方案是“将来时”的，但大家讨论仍很激烈和积极，空军司令霍德提出的空袭最后被大家作为了共识。

几天的内阁防务会议使拉宾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主战的观点成了众矢之的。全国宗教党党魁夏皮拉尖刻地质问拉宾，并拿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６年埃及封锁海峡的事情作比，他几乎是在吼叫：“你知道那时本—古里安什么时候才开战吗？他在肯定有英、法帮助的时才开战！……我们要先发制人，我们就要自己承担战争责任。你打算承担危害以色列的责任吗？”拉宾十分痛苦，因为艾希科尔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最后的责任会由拉宾承担，因为开战与否这个大主意或许要拉宾来拿，弄不好拉宾还甚至会成为千古罪人。

拉宾像一台蒸汽机一样地“吞云吐雾”。他把最信任的新任作战部长魏兹曼叫到面前，魏兹曼专注而关切地聆听拉宾的苦楚，“魏兹曼，你认为我应该受

责备吗？是不是我该让出我的职位了？你说呀 ！”魏兹曼一惊，然后宽慰地告诉他，大家都会齐心帮他渡过这一关，辞职的事千万不能想，看见拉宾服用大量安眠药睡去，魏兹曼才告别总长夫人莉赫离开。拉宾的医生吉隆博士告诉莉赫，拉宾患了疲劳过度与尼古丁中毒的综合症，强制他睡去会让他很快恢复的。莉赫怜惜地望着自己几夜未合眼的丈夫，心里很不是滋味。

拉宾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２４日中午了，他依然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他的医生吉隆博士让他再休息一下，２５日才能开始工作，拉宾不肯，魏兹曼在电话里让拉宾安心休息，内阁会议没有什么变化，一切等２５日拉宾来了再说。没想到这位魏兹曼精心设计的一场闹剧，差点让拉宾丢掉乌纱帽。拉宾２４日的全天缺席引起许多政府大员的反感，居然动了“换人”想法，魏兹曼告诉艾希科尔拉宾已经心力交瘁，精神崩溃了，并自封为代参谋长召集部长开会，人们印象是，拉宾垮了，魏兹曼是顺理成章的接任，艾希科尔居然一直没有反对。

拉宾被蒙在鼓里，他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中坐到内阁会议总参谋长的座位上，当天下午，官兵们在总参会议上又看到了那位精神抖擞，嗓音洪亮的帕尔马契老兵，他思路清晰的战局分析与布置以及流露出的必

胜信念使官兵们倍受鼓舞。魏兹曼的闹剧只得早早收场了，因为他要搬倒的这位总长即将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战斗英雄”。

两位“英雄”

在魏兹曼导演闹剧的那一天，将军们向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要抽掉阿拉伯人几次威胁以色列的“跳板”——整个西奈半岛，他们要占领整个西奈，包括“霍雷夫行动”未拿下的阿里什。拉宾得知之后，理智地把它搁置了，因为这很难办到而且还会有国际的反对，这已经是不可辩驳的侵略了，再说艾希科尔早在２５日当天就严令军方在２７之前不许轻举妄动。——尽管艾希科尔是在等待埃班的消息。２６日，埃班的消息令人兴奋：“美国第６舰队将参加打破海峡封锁的行动，美国已通过驻埃大使警告埃及，美国在埃及进攻以色列的情况下将承担保卫以色列生存权的义务。约翰逊告诉纳赛尔——进攻以色列就意味着埃及的自杀。”然而又一份来自美国政府的电报让人们不得不怀疑埃班消息的来源，因为这封电报是警告以色列的。２９日下午，艾希科

尔还收到了约翰逊的亲笔信，相当强硬的言辞——再一次警告以色列不可走向战争。而摩萨德的可靠消息说，阿拉伯的几位首脑也得到了美苏的禁战和“不放第一枪”的警告。

内阁部长们开始赞成早打，因为他们已对美国失去信心，但对美国许诺的打破海峡封锁仍然笃信不已。６月１日，一位白宫发言人竟然说埃班误解了总统的意思，美国不可能参与打破封锁的行动。这次被愚弄的愤怒席卷以色列，已近１０天的宝贵战机错过了。第二天早９时，拉宾在总参掩体里召开内阁防务委员会与总参联席会议。重新从戎的南方军区司令达扬在会上说许多拉宾不便说出的心里话，一旦大战，大国出面制止前以色列会有３—４天的时间可打，倘若是早作决断打，埃及防线就会漏洞多些，战果会较大，但如果拖下去，敌人一定会越来越强，以军初期突破防线都会变得举步维艰，更别说什么第二阶段的扩大战果了。“战争是唯一的选择”—— 这一句话说到了将领们的心里，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艾希科尔竟然把国防部长一职让了出来给摩西·达扬，这样，将领们才勉强同意他再延后两天开战的建议。这两天里，艾希科尔、达扬、拉宾无不煎熬般地等待内阁的最后表决。拉宾坐不住了，对参战部队作了一次视察，战士们高昂的士气使拉宾再一次振奋起来，南方前线已

经一切准备就绪了。在返回特拉维夫的斯代多夫空军基地的时候，达扬告诉拉宾，内阁批准开战了。二人仔细商讨之后，把空军部长霍德建议的空袭安排在６月５日凌晨７点４５分，因为霍德说那时埃及空军刚结束晨间巡逻，是吃早点的时间，７点—８点那里是处于瘫痪状态的。另外那份魏兹曼计划已经修改而改攻沙姆沙伊赫。这一夜，拉宾睡得很香甜，因为为了开战的到来，他整整被折磨了１５天，而且还差点丢了“乌纱帽”。

第二天早上，第一批４０架战机准时向埃军空军驻地飞去，为了保密，指挥官禁止驾驶员打开通讯设备，达扬和拉宾这时才开始感到一种压顶的恐惧……几分钟后第二批，第三批的飞机都按原计划派出了，他们居然赌注一般地派出了全军２００架战机的１８８架，他们几乎是屏住呼吸地注视着雷达的监视器屏幕。霍德的空军若在３个小时内完不成任务，就将有叙、约数百架增援埃及的战机向特拉维夫飞来，那时，保卫以色列国民的战机只有１２架！

幸运的是，一切进展顺利，第一批４０架飞机无一缺失地飞回着陆，天呐！他们击毁了来不及起飞的１８９架埃及战机。第二批、第三批的战机仍在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１１时还未到，就已有３０４架埃及战机在烈火中燃烧，埃军失去了３／４的空中力量。

这时拉宾马上命令向南方军区装甲部队发布密语命令“纳赫肖，行动，祝你顺利”。 装甲部队几乎是在瞬间便出现在西奈半岛上，开始切割、包围和歼击尚未回过神的埃及部队。拉宾考虑到了北方的叙、约必定会马上应战，建议内阁能够试探性地通过联合国停火观察员奥德·布尔将军向约旦国王侯塞因暗示避免交战，但约旦视之不见，反而与叙利亚空军协同向以色列发动攻击，其实拉宾以此又一次巧妙地引约旦、叙利亚首先动手，于是又用对埃及相同的办法，在两小时内悉数摧毁了两国武装力量。

6月5日夜，空军装甲协同作战的演练效果在耶路撒冷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古尔的伞兵旅是拉宾任作战部长时精心培植起来的， 飞行员与坦克手们依照“蛇鸟理论”相互掩护，齐头并进。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战局对以方都十分有利，拉宾感到十分欣慰。拉宾在激战中发现，多年不出江湖的达扬变了许多，以前鲁莽而骁勇的达扬增添了几分睿智，他十分注重保持各穿插部队行进速度的均衡，因为这一次是三敌当前，情况极其复杂。拉宾对达扬也更多了几分敬意。这时苏联已经开始大幅度展开外交攻势压制以色列停火，在拉宾和达扬的共识之下，以军快速逼近了西奈的吉迪和米特拉山口，速度之快，来势之汹居然吓跑了沙姆沙伊赫的驻军，以色列海军指挥官进占沙姆沙

伊赫后致电拉宾 :“这里空无一人 。”这使达扬、拉宾又为之一振，他们知道停火协议已经通过，但交战双方表态前的一整天可以进一步扩大战果，于是６月７日成为战斗最激烈的一天。古尔旅与约旦军队在耶路撒冷逐街争夺，一天苦战以后，傍晚时分终于由狮子门突进老城。古尔旅的士兵们又看见了神圣的“哭墙”，士兵们抚摸着墙上的巨石， 久久不愿离去。拉宾、达扬也赶到了，他们被这样的场面感染得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达扬还把写着自己祝愿的小纸条塞进了巨石间的缝隙里……这时，又有一个消息让两位将军大喜过望，纳塞尔居然在这一天２３点拒绝停战协议，这意味着以色列可以打叙利亚了，因为苏联在停火协议正式生效前没有理由出兵干涉。以色列又占了大便宜，埃及溃不成军留给以军大量战利品，而在北方，达扬不顾内阁阻止也对一再挑衅的叙利亚开始还击。拉宾没有达扬这股劲头，敢不顾内阁的阻止，但确实再不打叙利亚就会坐失良机。叙利亚抗击十分顽强，以军的进展总是以面对面的肉搏战换来的，达扬开始动摇了。拉宾却以增援部队已派出为由说服达扬，不要撤军。达扬没有作声，因为他是国防部长，理应承担比拉宾大得多的责任。然而，拉宾的坚持终于使叙军在９日夜攻势大减。叙利亚广播电台莫名其妙地在１０日早８点３０分声称以色列已占领库奈特拉城，

这一谣言使叙军军心大乱，本来是因保护首都大马士革而后撤的叙军也变成了溃逃，以军轻取库奈特拉城，１０日下午６点３０分以叙停火协议生效后，以军又以一支空降兵控制了赫尔蒙山的制高点。

仅仅６天的战争到此告一段落了，以色列一举占领８１６００平方公里的土地，国土扩大了４倍，事实上从这时起，以色列已经走上了一个以强欺弱，崇信武力的道路，因为事实已证明它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在阿拉伯包围、攻击之下的弱小的以色列。变得狂热的人们把达扬与拉宾看成了举国称颂的“英雄”，尤其是拉宾，这似乎成为他军旅生涯一个十分圆满的句号——因为４年的总参谋长任期到了。他的新打算，却吓坏了艾希科尔，他居然说了本—古里安“传染”给以色列老百姓的那句话“凡不相信奇迹的人都不是现实主义者！”然后告诉艾希科尔：“亲爱的艾希科尔，我想我将会胜任驻美大使一职的！”原来，拉宾在脱下戎装之后，要做的是以色列国的驻美大使，然而却还有这么一句话——“好事多磨”。

第五章

将军大使

对于拉宾的新打算，外长埃班一直反对，这使艾希科尔亦迟迟难以拍板决断。拉宾深知“六天战争”时期与埃班的意见对立为今天“出使美国”设下了难以逾越的绊脚石。

拉宾又陷入等待的煎熬。即将离开他奋斗已久的国防军，拉宾也有一种恋恋不舍的苦涩，他自己正是同这支队伍一同成长起来的，为了它，他在拉特鲁恩集中营里度过五个月的狱中生活，他曾与帕尔马契的战士们一同血战拉特隆……而在这一次次的出生入死之中，拉宾最感到失望的就是，美国对以色列越是在关键的时候越是若即若离，远不如苏联对阿拉伯人那样慷慨，于是他才有亲自去打通美以关系这个念头的，美国对以色列实在太重要了，更何况那个国度里还有６００万的犹太人兄弟。拉宾一直认为埃班是一个无能的人，他从来都认为埃班仅仅是个政策的执行者，在美国问题上，他总是两手空空，毫无成果的。

拉宾不断地向艾希科尔强调美国的作用正在中东

突出起来，但以美关系还尚未达到一种预期的有利状态，若以一个具有总参谋长的军事和政治背景的拉宾出使美国或许会有新的局面出现。但每次艾希科尔刚刚被打动，就很快又会被埃班劝阻，拉宾的许多朋友开始劝拉宾放弃这个打算。

拉宾在困惑中接到了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电话，外交部官员们告诉他，艾希科尔已经通知外交部，将由拉宾出任驻美大使。拉宾后来才得知，这一次帮他忙的原来是看着他长大的果尔达·梅厄夫人，这时她已经是以色列国工党的总书记，是以色列的实权人物。

很快，拉宾匆忙的身影便出现在外交部里了。这位将军需要对美国以及大使职务本身有更多的了解。拉宾居然发现，这些外交部官员的头脑中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对美外交目标。

１９６８年２月，拉宾带着妻子莉赫和儿子尤瓦尔启程赴美。在踏上飞机前，拉宾把他拟定的自己大使之行四项目标打印成备忘录，亲手交给了送行的外交部官员。

飞机起飞的时候，他们打开了这份备忘录，许多人感到这是一位帕尔马契老兵才会有的勇气与信心，备忘录上写的是：

“……一，确保美国向以色列供应武器；二，与美国协调有关中东政策；三，谋求美对以的军事和经

济援助；四，谋求美国运用其遏制力量防止苏联的军事干预……”

一踏上美国的土地，拉宾才开始感到大使并不比将军好做，因为抵美第二天，桌上就堆满了各类酒会的请柬和会面的邀请电话记录。

这时的美国正处于多事之秋，越南战争把约翰逊政府搞得焦头烂额。约翰逊已对中东问题漠视起来，他认为不久前的“ 六天战争 ”是以色列的“ 先斩后奏 ”， 况且美国后来还是给予了以色列４００辆新式坦克和２５０架新式飞机以及空军１０００人的“ 志愿者 ”之援助，他们认为对以色列已是十分厚待了。四年一届的大选又在眼前，约翰逊甚至没有顾得上接见这位以色列的将军大使。

拉宾知道观望到一定火候，就该出击了。他首先与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这位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进行了一次长谈，基辛格对国际局势的分析之精辟、独到使拉宾十分折服，当然也引发了拉宾的忧虑——因为基辛格说，越战以后，美国肯定不会再轻易跻身于冲突之中去支持和拯救自己的盟友，战争是一个泥潭。这一切使拉宾还想到了苏联，因为美国倘若变得谨慎小心乃至孤立主义，就无疑是在为苏联的扩张开了绿灯。

回到大使官邸，拉宾久久不能平静自己的心情，

以色列从它出生那一刻起就从未停止过战争。而在美国，盼儿子回家过圣诞的父母等到的都是从越南运回的裹尸袋里的尸体，这注定中东再有战争的时候，美国人已不可能再如此投入。在这位大使的脑海里又是空荡荡的了，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中东政策又将如何呢？在拉宾出使前一年的７月，以埃就已展开了一场隔着苏伊士运河的互攻“消耗战”，埃及的巨大损失使还没有从“六天战争”阴影中走出的阿拉伯国家义愤填膺。事实上，苏联一直是埃及的幕后怂恿者，尽管埃及损失惨重，但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却已大大加强了。激进主义在中东已开始得势，约旦居然让巴解组织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利比亚的卡扎菲更是十分棘手——或许那场“六天战争”确实埋下了不小的祸根。

在美国刚刚落脚，拉宾这位“将军”的思想就受到了一个巨大的冲击，跳出来看以色列，拉宾的心情沉重起来。他本人是感谢那场“六天战争”的，因为它使他与达扬一同成为了人们拥戴赞颂的“英雄”，因为他们以微小的代价却挫败了阿拉伯强国的联合进攻。到美国，拉宾才意识到，这场战争留下的４１万阿拉伯难民必将成为中东这个“火药桶”的助燃剂。以色列更加崇信武力了，拉宾自己也说不清以色列是不是已经开始以强欺弱了，因为当时身在其中的拉宾

也曾狂热地追求扩大战果。……拉宾陷入了几天的沉思。

作为一位将军，拉宾在美国是很受欢迎的，因为美国人常常拿以色列以弹丸之地，战胜阿拉伯强国围攻，和美国——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却战胜不了越南作对比，这位神奇的将军自然成为大家心中有魅力的人物。

这一年6月4日，正在竞选之中的参议员肯尼迪邀拉宾合影。拉宾更想能与这位政治名星有一次像与基辛格那样的长谈。然而拉宾婉言谢绝邀请，还未来得及发出与肯尼迪长谈的邀请，在第二天，拉宾庆祝“六天战争”胜利一周年的时候，噩耗传来，一位叫塞尔汉·塞尔汉的巴勒斯坦年轻人刺杀了肯尼迪。拉宾为这次珍贵的见面机会被错过而惋惜，更为一位政治名星的陨落而惋惜。

拉宾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了尼克松身上，尽管他不是一位美国犹太人传统上支持的民主党人。他曾在8月7日参加过共和党人设在迈阿密的推选总统候选人的大会，那里更像一个马戏团的表演大厅，会场里到处洋溢着狂欢的气氛，理查德·尼克松被最后推选为总统候选人。而8月底在芝加哥参加民主党人的大会却是让拉宾十分震惊的，那里喧闹、紧张，会场外聚集着为反战而示威的群众，芝加哥的“铁腕”市长达

利动用警察来进行镇压 ， 而这一切被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考夫要求禁止时，达利不仅掐断了他麦克风的电线，还大骂他是“ 肮脏的犹太佬 ”。拉宾心中十分不快，他在乱作一团的会场里一直呆到最后，直到看见休伯特·汉弗莱被选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走上讲台。拉宾对汉弗莱没有太深的印象，比起尼克松要差得多。１９６６年，尼克松曾访问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政府并未将这位竞选中屡次失败的共和党人放在眼里，在欢迎午餐会时，拉宾作为总参谋长居然是在场职位最高的官员。第二天拉宾邀尼克松到军队做客，这一次在尼克松面前铺起了“ 红地毯 ”， 隆重的接待使尼克松十分感动， 一直重复“ 我永远不会忘记 ”之类的话，于是两人谈得十分默契。

大选投票前，拉宾频频与尼克松、汉弗莱见面会谈，拉宾最关心的一直是向以色列提供先进的鬼怪式战斗机的问题，而汉弗莱的态度始终都是极其暧昧的，含糊之中，让拉宾常常联想到达利那次对里比考夫的粗暴辱骂以及约翰逊民主党政府对以色列的游离政策。拉宾越发倾向于尼克松。尼克松不久公开地向美国犹太人组织保证坚决支持以色列，还答应向以色列先提供鬼怪式战斗机５０架。在拉宾与尼克松面谈时，尼克松是以拉宾感到既放心又舒服的“ 你放心，我答应你 ”作出许诺的，他甚至告诉拉宾，他认为一个强有

力的以色列将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起到不可替代的平衡作用。

拉宾一直都在为以军的军火供应头疼，因为戴高乐早已切断了法国对以色列的军火供应，而美国约翰逊政府也停止了对以色列的军火销售，后者的原因居然是约翰逊认为以色列发动的“六天战争”打乱了美国中东战略。在听到尼克松的许诺时，拉宾的激动绝不亚于当初走在拉宾铺起的“红地毯”上的尼克松。

美国新闻界曾为六天战争的奇袭快攻喝彩，但约翰逊始终对此是不以为然的，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９日他曾说他的中东立场就是：“冲突的双方必须成为和平的双方。如果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就很难想象他们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在他随后提出的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五项原则中，他强调了“制止中东的军备竞赛”和“确保战时中东通行权”以及“尊重各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是大占了便宜的，约翰逊无疑是让以色列撤军，并以“制止军备竞赛”——即减少或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相威胁。

以色列政府曾很快以一个四点决议对此作以回应，提出了撤军以及西奈和戈兰高地非军事化的问题。但不久，以色列就后悔了，认为太轻易地拍卖了自己的苦战成果，居然背着美国，背着驻美大使拉宾改变

了主意。令拉宾尴尬和气愤的是，１９６８年５月他回国给将军们作国际形势报告，谈到撤军至国际边界时，全场乱起来，后来达扬出面解释，以色列早将四点决议视作废纸了。拉宾由此对艾希科尔的内阁失去了许多信心，甚至开始认为那里许多人都是贪得无厌的，然而这注定和平绝不可能实现。这场骗局使美国始终蒙在鼓里，美国还曾将约翰逊提出的五项原则作以有利于以色列的修改并敦促联合国通过，成为著名的２４２号决议。阿拉伯国家拭目以待以色列的撤军，而以色列见美国将“从所有领土上撤军”改成了“从领土上撤军”则提出要与阿拉伯先谈判具体事宜，承认以色列，并以条约保证其安全才可以逐步履行决议。早在这一年９月，阿拉伯喀土穆会议曾通过对以“三不”——不讲和、不谈判、不承认的原则。阿以在此“撞车”使约翰逊极力促进的中东和平阴云密布，困难重重。

拉宾就任大使后，始终坚持不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签订共同条约，而要与各个邻国分别签订双边协定，而且他还以四大国同床异梦为理由拒绝美、苏、英、法四国派部队保证蒂朗海峡的通航权，而主张由以埃双方自行解决。拉宾的强硬态度使非常想在中东问题上大作文章而增加政绩的民主党政府十分恼火。国务卿腊斯克居然背着以色列与埃及打交道，并提出了

“七点”倡议文件交给以色列外长埃班，拉宾得知后当即对其内容及其瞒着以色列与埃及接触提出抗议。但当助理国务卿西斯科将埃及人回复的附件转交拉宾时，他惊奇地看到，埃及人居然只让以国军撤回到１９６７年６月４日的停火线上，而埃及人正企图吞下１９４７年联大分治决议划给阿拉伯国的那部分。

拉宾在１９６８年９月４日听说苏联照会美国，建议敦促以色列按撤军时间表撤军。这时拉宾是十分紧张的，然而即将下台的约翰逊却回电苏联人，中东问题要以一个有足够约束力的协议代替内容泛泛的多边协议才行，并声称：“各方以前签订的停火协议应由一个和平的现实所取代。联大２４２号决议呼吁退到安全和公认的边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１９６７年６月４日时的停火线。”拉宾闻听此言，高兴得很，居然喝干了一大杯的威士忌。

时间指向１９６９年了，尽管拉宾力为尼克松进行了大量的游说，但仍然有８０％的美国犹太选民投的是汉弗莱的选票，拉宾不知这位将于２０日宣誓就职的新总统尼克松是否会信守自己当初的诺言，尽管拉宾仅仅拉到了２０％的犹太人支持他。

拉宾也并不怨恨那些投汉弗莱选票的犹太人，因为美国犹太人支持民主党已是多年的传统。况且在前一年的１０月９日，约翰逊要给拉宾一个“手腕”就

是这些美国犹太人帮拉宾解围出气的——约翰逊因大选压力，许诺卖给以色列５０架鬼怪式战斗机，但拉宾催问此事， 美国一再扯皮拖延， 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尼克居然拿出了一份几乎是让以色列出卖主权的出售条件，他们要监察以色列所有武器制造工厂和国防科研机构。拉宾以各种渠道把这些责难与阻碍讲给美国的犹太人组织，这些犹太人同胞马上群起责问政府，不肖三四天，国防部就收到了总统关于无条件向以色列出售武器、飞机的命令。

１月１５日，约翰逊的总统任职倒计时只剩五天了，又有好消息传到拉宾耳朵里，约翰逊告诉苏联政府：“中东的和平只能随着各方的谈判进程来达到……冲突的双方必须签订一个相互有约束力的契约式的协定 。”拉宾甚至认为这一天该作为一个纪念日，因为约翰逊所言表明，在中东和谈的问题上，美国已完全采取了以色列的立场。

幕后的停火交易

理查德·尼克松于１月２０日正式成为白宫的新主人，令拉宾高兴的是尼克松组建的新“班子”里有

那位同是犹太人的基辛格博士，尽管他与基辛格都是忠于本国利益的，犹太人的背景及个人私交只会放在极为次要的地位上考虑。

在以色列国内，也发生了变化，艾希科尔于２月２２日死于心脏病突发，继任总理的正是拉宾十分亲切的果尔达·梅厄夫人这位长辈，她在电话中鼓励拉宾，鼓励他完成自己临行前的许诺。

与基辛格的交谈仍然是十分让人充满了信任的，基辛格认为以色列“将不得不生活在那些边界之内”，美国要的是推动中东和平的进程，他始终希望拉宾能敦促外长埃班带来一些更具体可行的新的构想。

拉宾在频繁的交往中也加深了与助理国务卿西科斯的私交，两人在非正式场合常会直言不讳地互吐真言。拉宾在西斯科那里听到一席话，正证明了拉宾初到美国时对美国关于以埃一直进行的“隔岸消耗战”的看法。西斯科说：“我们在中东的利益不仅只是集中在以色列一国的身上。我们对以色列承担的义务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友谊仅仅导致美国被中东世界抛弃的后果的话，那将是美国政策的一个灾难性的挫折。我们必须致力于解决中东和平问题，因为它是唯一能够捍卫我们在那个地区全局利益的途径。”这显然不是西斯科一人之见，这必然也是尼克松的真言。

拉宾认为，以埃之争绝对是大国政治的投影，因

为倘若以色列弱起来，美国在中东的势力一定会下降，甚至与苏联人的谈判都会先矮半截。拉宾权衡再三，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政策。他首先写报告给梅厄夫人要对埃及放手猛打，不惜攻击其腹地要塞，因为这样会使纳塞尔和苏联的地位与威信同时降低，而在美国他首先促成第一批鬼怪战斗机于９月发往以色列，还利用各种渠道，包括犹太人组织，还有那些对这位“战争英雄”和“将军大使”感兴趣的新闻界打消尼克松的顾虑，而让尼克松认识到中东绝不是越南，以色列将是令美国在中东摆脱不利之地的利器。

就任后的尼克松不再像从前那样经常许愿。新任以色列总理于９月２４日访问美国，尼克松给予了她极其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拉宾感到梅厄夫人对他出色的工作是十分满意的。梅厄夫人是一位外交的老手，她曾是以色列第一任驻苏公使，当过１０年的以色列外交部长，梅厄夫人坚定的立场和慷慨陈辞使尼克松一再向她保证，坚持保持强有力的以色列的政策不会动摇，尼克松甚至说了即使双方有了分歧也得照旧向以色列供应武器。梅厄夫人十分欣喜地回国了。

梅厄夫人访美，使两个人的地位显得无足重轻了，那就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以色列外长埃班，习惯于首脑外交的尼克松与梅厄夫人建立了直线联系，而具体的事情由基辛格和拉宾来做。

但好景不长，１０月２９日，美国提出了其关于中东问题的新建议，主张以国际边界作为以埃之间的安全和公认边界；至于加沙和沙姆沙伊赫等问题建议以埃按“罗得岛模式”解决。这些都是以色列一直激烈反对的，梅厄夫人当即表示抗议，认为这是只有以色列“叛徒”才会接受的“灾难”。 这居然是美国酝酿已久的“罗杰斯计划”？外长埃班访美，与罗杰斯会晤中，罗杰斯态度十分强硬，甚至拿与以色列一直保持接触的约旦要挟以色列，要以罗杰斯计划同样处理以约边境问题。不久埃班又受到了基辛格的宽慰，他告诉埃班，尼克松不会将以约问题拿到安理会上讨论的。但第二天，助理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德松告诉拉宾，安理会四大国已开始讨论以约冲突的问题了。拉宾看到埃班受到戏弄， 怒冲冲地去质问基辛格 ：“这完全是对以色列搞两面派……你们正在炮制一个永远都不会被接受的决议。我本人将在美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发动公共舆论来反对你们的做法！”

这一“将”使基辛格不知所措了，他一再解释这个计划只是罗杰斯在筹划之中，总统还没表态。拉宾看出了基辛格亦十分惧怕拉宾使出犹太人组织攻击尼克松这张“王牌”， 当然他知道攻击尼克松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但他把矛头指向了“罗杰斯计划”。

罗杰斯计划也同样受到了苏联的拒绝，虽然它是

从另一角度作出拒绝的。但拉宾这一次又感到了大国政治的飘忽游离，以色列的弹丸小国是折腾不起的。于是他把时间排得满满的，一定要全力掀起一个反对“罗杰斯计划”的运动。拉宾走访了少数党领导人福特，参议员戈德华特和杰克逊，工会领袖米尼等人。他还在全美犹太人领导人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１９７０年新年刚过，拉宾当着罗杰斯和西斯科的面对“罗杰斯计划”进行了长达４０分钟的抨击，一再指责他们使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谈判的能力大大降低。拉宾的预期目标实现了，华盛顿外交界戏称拉宾是“一头闯进瓷器店的野牛”。

按照梅厄夫人与拉宾商定的时间表，在美国默许之下，以空军于１月７日发动了对埃及腹地的第一次空袭。空袭引起了苏联和埃及的慌乱，而美国则觉得自己在中东的势力瞬时膨胀起来。美国人很自然地向以色列表示更多的友好。罗杰斯计划不再被人提起，以色列对埃及对美国都得到了预期的效果，拉宾在满意之余才感到自己的大使生涯已经过半。他该兴奋的，因为他临行前写入外交部备忘录的那四项目标都已悉数实现了。

拉宾更加注意以埃间消耗战给大国关系带来的变化，１９７０年１月纳赛尔前往苏联求援，拉宾本能地感到即将发生的大国关系变化可能会使以色列再一

次经受考验。

苏联很快便向美国提出迫使以色列停火的要求。聪明的尼克松知道苏联是在求美国，便不顾其谴责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又宣布将有２４架鬼怪式战斗机、２４架空中之鹰战斗机可能在３０天内出售给以色列。

拉宾这时的想法是无论苏联是否会屈从美国，既然美国说出了，就一定要争取搞到这４８架飞机，他首先求见基辛格的副手黑格将军。

不久基辛格也见了拉宾，对拉宾提出的对以军售问题，他抛出了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首先的步骤是宣传性的，即宣布暂停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但亦同时申明如果军备水平失衡将恢复对以的供应；第二步骤是美国改变卖一批武器要申请和批准一次的老作法，而将按照保持中东军备平衡的原则向以色列补充其报废的武器；第三个步骤是具有担保性的，通过尼克松致信给梅厄夫人，承担保证以色列安全的义务并提供所需的武器。拉宾并未对此做出什么反应，但事隔仅仅几天，基辛格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一个新建议通报给拉宾，这个建议说，以埃实行不加宣扬的停火，停止双方的相互空袭，停火后短期内以色列不对埃及的炮击进行还击。埃及人是绝对没有能力空袭的，但建议中却声称停止“相互空袭”，拉宾对此十分气

愤，但他也又一次感到自己的预感没有错，以色列又成为美国人手中的棋子了，或许武器供应又要与停火挂钩了，但要知道苏联人露骨地要求以色列“打不还手”的同时一直在向埃及提供并协助安装布署先进的防空导弹，因为３月１８日，梅厄夫人曾通知拉宾，埃及已聚集大批将操纵防守开罗的萨姆——３型防空导弹。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却相对“腼腆”起来，幸好苏联和阿拉伯人并未看出这一点，否则后果将十分严重。美国的威望也将急剧下降。

这一年３月底，埃及大城市相继完成了萨姆导弹网的布置，以色列飞机对其袭击都被迫停止了。拉宾清楚地看到，尼克松说的有分歧也提供军火是绝对不可能的，重要的是首先得听话。拉宾只好苦苦等待一个机会，争取能再给尼克松上一课，以色列与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是捆在一块的，因为苏联人已经与阿拉伯人这样了。

６月１９日，美国人对苏联、埃及的频繁“动作”也看不下去了，罗杰斯出来提出了一个“停止射击，开始谈判”的一揽子计划。然而不仅它被性格倔强的梅厄夫人严辞拒绝了，至于苏联人，埃及人根本没理睬它，在苏联人帮助下，萨姆防空导弹群甚至移到了运河以西３０公里由美国人划的这条红线，这已经是向美国人挑战了。但美国令人难以理解地镇静，

居然向埃及、以色列第二次发出停火倡议，这一次尼克松向梅厄夫人表示，他支持以色列最后达成的协议对各方都发生强有力的约束后，再从目前占领线上撤军。

美国的第二次倡议得到了埃及的响应，倒不如说是埃、苏已如愿地布置好了全部的萨姆防空导弹系统。８月７日午夜，以埃双方停火生效。拉宾特意赶回以色列，参加了８月９日的内阁会议，以期与国内取得关于美国倡议一揽子计划的一致意见。梅厄夫人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她不可能从８月４日议会决议的立场上退缩，但偏偏这个时候双方居然停火生效。拉宾在国防部长达扬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建议，他想最好能说服美国人去建议联合国特使雅林把阿方同意的方案搁在一边，而在２４２号决议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他的使命。达扬还奉劝拉宾，这个时候拉宾绝不可以再公开批评雅林了。

然而，中东的形势总是多变的，一个偶发事件把一切又变得朝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了。

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之下，开始与埃及人坐下来谈判。而在以色列国的西面邻邦约旦却正发生一场激战。侯赛因国王正腹背受敌，受到巴解组织和叙利亚人的进攻。中东真是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

美国始终认为约旦是一个可争取的对象，它从不

像埃及、叙利亚那样与苏联交往甚密，况且约、叙之战倘若扩大将会使本已迷离难测的中东变得更加令人无措。

巴解组织在约旦的发展曾一度得到了侯赛因国王的支持，因为他们共同之处都是以打击抢占了土地的以色列人为目标。阿拉法特利用巴解组织的武装力量——法塔赫和哈巴什的人阵在约、以边境向以色列发射火箭，或侵入以境内发动进攻和进行恐怖活动。但多年以来，遭到报复的常常是约旦王国的境内目标，侯赛因国王手下的贝都因人将军们十分恼火。７０年代以后，法塔赫等控制了不少约旦地盘，在一些地方还接管了警察，阿拉法特公开地发表不敬重侯赛因国王的言论，甚至发生了枪击王室座车的事件，侯赛因正犹豫不决时，阿巴什人阵战士居然不顾任何后果地摧毁了三架停在安曼附近机场从国外劫持来的班机。

盛怒的侯赛因派出贝都因人强大的坦克部队开始猛攻巴解难民营，难民营显然是难以与约旦人的大军匹敌的，约旦进攻势如破竹。阿拉法特赶紧求助于叙利亚，叙利亚马上出兵对垒约旦，这便是中东历史上的“黑九月事件”。

拉宾知道这一次会有美国上门求助的，这无疑是个：“揩油”的好机会。此时梅厄夫人亦在美国访问，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但在国内，代总理伊加尔·阿

隆和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却出现分歧，前者是支持讨价还价后即进攻叙利亚帮助约旦人的，后者考虑更多的是苏联是否会提供机会同埃及从运河干涉。拉宾来不及考虑这些了，至少美国人支持，这说明苏联人不可能会轻举妄动。他的首要任务倒是逼基辛格自己说出要求助于以色列的话，基辛格总不上钩。直到最后关头，基辛格才妥协了——

“你们是不是建议由以色列干这件事情？”拉宾问道。

“是的……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来进行这件事情 。”基辛格疲惫地回答。

拉宾回想起在罗得岛首次参加谈判时得到的那条经验——谈判即交换，只有当自己手中有对方需要的东西时才可能成交。

在以色列国防军一切准备就绪之际，拉宾又找到了西斯科，找他侃“价钱”， 他提出了若埃及重开消耗战必须有美国大力支持以色列，并提供更多的武器，基辛格和西斯科都不得不马上拍板答应了。

以色列军很快便大量集结到了戈兰高地，装甲纵队故意疾驰掀起了大量的尘埃，让大马士革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美国第6舰队的航空母舰也驶到了地中海东部海域，叙军基地上空常有以色列战机盘旋，叙利亚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积极举措震慑了，叙利亚装甲部

队于２２日下午６时撤回了本土。

以色列在中东又出色地表现了一把，拉宾想给尼克松上一课的目的显然是达到了，尼克松政府深深地感到，以色列才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另外，美国也开始检讨自己前一段对苏联的“手软”，这一次他们相信了，实力可以让苏联低头，而且只有实力才能做到。

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的首领纳赛尔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他在开罗召开阿拉伯总统和国王会议并大力撮和才使侯赛因与阿拉法特最后拥抱亲吻——以最阿拉伯的方式促成了约、巴之间的停火。

以、埃的关系仍然是“不战不和”。纳赛尔突然于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８日去世了，经过一番权力之争，他从前的副手安瓦尔·萨达特继任了埃及总统宝座，很快这位同样大胆而有韬略的政治明星便开始释放能量了。

萨达特向美国转达，埃及可以重开苏伊士运河国际水道，对此要求以军从东岸后撤２０英里作以交换。这一建议与以往埃及的建议区别很大，至少不是一谈就得先还领土那套主张。

１９７１年２月８日，雅林向以埃两国提出了询问，即双方是否愿用撤回国际边界和得到最后和解做以交换。

“六天战争”以后的以色列早就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了，一种让外人并不十分理解的生存空间威胁论促使他们一次次不惜将战火燃至邻邦境内，对“雅林的询问”，以色列内阁先是一片漫骂嘲笑，然后便继续作文字的“文章”。

埃及于２月１７日回答雅林，若以色列撤出西奈和加沙地带他就同意和解会谈。埃及尽管指出的是以色列先撤军再谈判，并且认为自己对加沙亦拥有主权，但雅林，还有拉宾都惊奇地发现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居然第一次公开愿意与以色列和谈了，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以色列的答复却迟迟不见踪影，后来拉宾盼到答复作出时，拿在手上使他十分气愤，内阁除赞赏埃及的积极态度，强调了两国在边界和难民问题上尚有分歧以外简直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甚至拉宾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政府到底想的是什么。这份答复同样令西斯科、基辛格感到十分遗憾，基辛格语重心长地告诉拉宾：“如果美国用切断军援的方式对你们施加压力的话，你想想会是什么情形？到那时以色列还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吗？”拉宾心里一阵凉气袭来，是的，以色列尚且不知到底什么才是和平。

尼克松给来访的以色列总统扎尔曼·夏扎克送去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应当记住，你们的军备输送渠道是有可能干涸的。只要我还在台上这种情况就不会

发生，但我不可能当一辈子总统 。”这句话给以色列人的压力已经到一定极限了。

萨达特老谋深算，继续向美国施压，并宣布以埃停火期只到３月６日不再延长。拉宾知道这位刚刚上台的总统是不惜打一仗的，打起来还可以让这位新的阿拉伯领袖再耀武扬威一次。

在拉宾的催促下，以色列内阁又拿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运河对以色列开放；埃及人保证永不开火；和解后以军后撤一点；运河开通后埃军不得进入运河区；埃及要减少其在运河西岸的驻军……

这份建议到了基辛格连看都不愿看的程度，至于拉宾，处于两面的煎熬之中，十分有苦衷，他常向自己抱怨，他总不得不向自己的政府讨价还价地多争取一些让步，就好像他这个驻美大使也在与内阁谈判一样。

拉宾一心想改变内阁僵硬的立场，拉宾似乎比内阁部长们更明白，和平才是真正的以色列平民盼望已久的东西，只是大家太渴望它，又太不相信它会成为现实了。拉宾一直在尽力想推进和谈进程，这时的拉宾早已不再像从前那个狂热的“ 战争英雄 ”了，他懂得如何去心平气和而理智地去处理问题，对和平，拉宾这位曾戎马二十七载的帕尔马契老兵是无比渴望的。

拉宾越权地告诉基辛格，以色列把持吉迪和米特

拉山口以西的前提下，有些地方可以后撤３０公里。拉宾赶紧将这件事告诉梅厄夫人，电报中他为自己辩解，这只是放个试探性的气球。

１２月１日，梅厄夫人再次访问美国，没想到基辛格郑重地向梅厄夫人提到了拉宾的方案，梅厄夫人毫不迟疑地给基辛格一个令拉宾惊喜的回答：“埃及平民技术人员和警察可以跨越运河进入东岸。”这使“越权”的拉宾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他不必为自己的越权而忐忑不安了。

１２月１０日，梅厄夫人与基辛格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了新的方案：以色列将撤退到西奈山口的西端的地区；停火期再延长１—２年；埃及的“穿制服部队”可以在方案允许的范围内越过运河。此外，基辛格还向梅厄夫人保证，美国将永远不再提罗杰斯计划，同时还答应将在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７３年供应计划的基础上再增加额外的反鬼怪式和空中之鹰战斗机。

然而基辛格与多勃雷宁的一次会晤再一次使以美关系又添挫折。基辛格告诉多勃雷宁：“以色列坚持在前国际边界之外的存在，具体范围有待于以色列与有关国家谈判解决。”拉宾为此敦促以色列政府能够公开宣布以无意吞并西奈的任何部分或将其据为己有，只希望“控制”那些地区。但梅厄夫人的回电使拉宾如梦初醒一般，原来内阁就是想吞并那些地区的。梅

厄夫人电文中说：“以色列的政策是致力于对以埃边界作相当大的变动。它意味着主权的变化，而不仅仅是一个以色列的存在，我们不使用‘吞并’一词，因为它含有消极的含义。”

拉宾想回电再问梅厄夫人一次，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决议会让他很难做，况且是并无道理的。梅厄夫人的回电重复了从前的立场，并明确告诉拉宾，加沙地带、沙姆沙伊赫都将在被吞并之列，这时，拉宾只得向基辛格如实地转告了。

基辛格以苏联不可能同意边界变动为由给以色列泼冷水，并在2月7日对来访的达扬说：“我很难说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会在首脑会晤中答成什么共识。”随后的一些事态的发展受到了来自于越南战场的影响。

就在苏联人提出以苏军撤出埃及换取以色列军撤回6月4日边界的构想时，北越对那里的美军发动了强攻，莫斯科会晤中断了。但不久之后，莫斯科居然施压于北越，对于美国来说局势有所好转了。由此，依常理美国必将对苏联做以回报，但这一时期，唯一的筹码就只有以色列了。

正当以色列内阁为此忧心忡忡之时，事态又发生了变化，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居然在谈判中对吃软不吃硬的尼克松大呼小叫，毫不客气，尼克松拿出当年当律师的魄力与口才猛烈回击勃烈日涅夫，至于本想

报答苏联的一些计划早就抛掉了。谈判第二天，尼克松、基辛格轮番轰炸，苏联在难以招架之余，不仅同意了２４２号决议，还同意对双方边境可进行变更。

在谈判桌上惨败的勃烈日涅夫被萨达特抛弃了，他居然在７月１１日驱逐了埃及境内的全部苏联专家。这显然是对美苏大国政治的最强烈抗议。萨达特得到了中东国家一片喝彩。

拉宾开始茫然而不知所措了，他一方面要时刻效忠自己的国家，执行内阁的决议，但他又确实不忍心再看到内阁在做一件使以色列距和平越走越远的蠢事。

１９７３年了，拉宾的大使任期将到３月１０日结束，他很担心自己会把一个杂乱无章的烂摊子交给自己的下一任大使。连选连任的尼克松对以色列仍在施压。２月１８日访美的梅厄夫人可以说是到处碰壁，这使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妇人已经有些支持不住了。

晚上七点半，基辛格约见拉宾，拉宾先是一阵典型的外交式抱怨，然后他就要聆听基辛格的高见了。基辛格告诉他，他已经与埃及外长斯梅尔在“安全对主权”原则上达成了共识。他奉劝以色列能够接受这个原则，必须接受埃及仍对整个西奈拥有主权的事实，而埃及已接受在此前提下以色列在西奈某些地区的保卫安全的军事存在。拉宾最后还收到了一道“甜点”，基辛格说，以色列若接受这一原则，飞机、武器之类

的事不在话下。

疲惫的梅厄夫人看了这份还不坏的会谈纪要，向拉宾点了头。这说明，炒来炒去的幕后交易历经太多的波折终于达成了，拉宾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大使生日快乐

拉宾忙于陪同梅厄出入谈判会场，竟忘记了自己５１岁的生日，倒是这一天的晚宴上，尼克松举起了酒杯，并将一件刻着自己姓名的白宫纪念品送给了拉宾。尼克松历数拉宾的外交业绩，并打趣地说要拉宾留在美国帮他工作，坐在一旁的梅厄夫人笑容满面。当尼克松问到拉宾回国后将谋何职位时，拉宾低下了头，集中全部精力去听梅厄夫人的回答，想不到梅厄夫人竟然只说了一句——“那要看他的表现怎样了。”

拉宾就要离开美国了，他对这里产生一份仅次于祖国的留恋之情。这块土地是从前他父亲参加犹太军团的地方，父亲曾无数次讲给他关于这块大陆的神奇故事。尽管五年的大使生活挫折不断，但拉宾走出了以色列，才知道自己的同胞们已经在“和平”这个词汇前变得麻木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告诉自己的同

胞，战争带来的只能是越来越多的仇恨而无任何的真正、长久的和平可言。

拉宾还十分难忘与基辛格的交往。他对这位睿智的教授始终都是敬重和羡慕的，他最感悟的就是基辛格在纷繁国际争端中的洞察力、分析力与先见之明。他还深深记得在极力反对罗杰斯计划后基辛格给自己讲的那番话，基辛格说，他自己一直十分害怕失败，“在我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每一个方面，包括处理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方面，我已经树立了能达到目的的声誉。我绝不会去处理那些显然不可能成功的事情。”这番教导给后来从政的拉宾影响很大，即使是在拉宾当上总理之后，亦常常想起用这一原则去处理棘手的问题。

拉宾即将离开美国时，有许多的美国犹太人组织的朋友来为他送行，拉宾为此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在过去的历史中，犹太人曾是一个没有疆土的民族，他们没有国家的保护，更没有什么物质的势力和武装，唯一的生活法则，便是靠智慧，用精神，用不屈不挠的努力与进取，生存在四面楚歌的世界中。美国的犹太人同样如此，他们大多２０世纪初才来到这里，几乎从身无分文起家，而到了７０年代，犹太人已遍布美国科教、文化、法律和经济等领域和部门。 ２８％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是犹太人，犹太人巨匠爱因斯

坦曾将美国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核时代，犹太人还占据了东部名牌大学中３０％的教授、 教员职位……一战结束时，一支庞大的、具有最强经济实力的犹太人社团就已在美国形成了，加上二战时新移民的补充及战后的发展，这个社团在美国政坛上也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始终对远方的圣城耶路撒冷有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为此他们一直最积极地出面维护以色列的利益，维系以美两国极其特殊的关系。

在拉宾使美期间，这些犹太人无论是政府要员、富商大贾还是学者、社会活动家都给予了拉宾大力的支持与关注。拉宾在犹太人社团中还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为此美国政府才对拉宾惧怕三分，他背后是两党竞选一半资金的提供者。拉宾不仅感激他们多次的难中相助，亦被他们对各地犹太人的同情与帮助深深感到，包括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提出的那个著名的限制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的修正案，苏联人对要求移民出境的犹太人征收“教育费”， 杰克逊正是不能容忍苏联对犹太人的这种不公平待遇。在那次活动中，拉宾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杰克逊，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３日，拉宾终于又重新踏上了以色列的土地，历时五年的大使生涯告一段落了。拉宾这时的心情十分激动而复杂，自己从一个军人经过五年纵横捭阖而又荆棘丛生的外交生涯洗礼变得更加

理智和具有政治家的成熟气质了。

但令拉宾失望的是，尽管那次尼克松祝他生日快乐时，梅厄夫人曾说过“看他的表现”，但回国后根本没有他表现的机会。尽管在大使任期期间，梅厄夫人曾多次要调其回国任部长，但这时部长的位置早已坐满了，工党的领袖们只好让他再等一等，至少要在这一年１０月份的大选结束后才能见分晓。

第六章

赎罪日的短命政府

拉宾见抱负一时难以实现，只好投入工党内部做一些琐碎的工作。拉宾知道自己兢兢业业地为工党的大选出力是会弥补自己资历的不足的。事实上工党的元老们确实是一直在注意这位战功累累的将军和功劳卓著的驻美大使，但在秋季，换届改选投票中仅把拉宾排在了根本不可能当上什么部长的工党候选人名单第２０位。拉宾是失望的，但他仍一直继续着他为工党竞选的演说、游说工作，而且他的投入让人们无不联想起当年那个骁勇无畏的帕尔马契战士。拉宾似乎只能当个议员了，已经５１岁的拉宾的心里敲的是极不情愿的边鼓。

在中东，苏美势力的长期彼消此长在这一时期反而都支持这样一个事实，即，埃以双方长期的僵持与“不战不和”，二者都想借此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影响，特别是苏联，尽管不断提供武器给埃及、叙利亚，但他仅仅是想让这种“紧张的僵持”能够继续下去，美国十分珍惜以色列这张“王牌”， 不想有太大的变化

去改变以色列的有利地位。

而埃及经济上早已无力承担不断增加的巨额军费开支了，这些已足以加剧国内的政治矛盾。以色列以没有战略纵深为由，把战火全烧到了别国的领土之上，以色列腹地乃至半土的经济十分发达，这亦使埃及仇视不已。萨达特认为该使中东局势”热化”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美苏设法寻求解决中东问题的新办法，从而早日结束“不战不和”的局面，国内的政治矛盾也可借此消融。这个“以战迫和”的思想是苏联人曾极力反对的，但萨达特既然已驱逐了全部苏联专家，自然也不顾这些了，果然，就在这一年１０月６日下午２时零５分，埃及、叙利亚军队同时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埃及已采用了以色列在“六天战争”时的对策，把作战计划保密到战前的最后一分钟，同时也对以色列将首先启动的空军也设下了埋伏。开始以后，２０００门埃及大炮对以军战地狂轰乱炸，突击队很快包围了苏伊士运河，以色列起飞欲还击的飞机亦被埃军的萨姆地对空导弹悉数击毁了。这一天，埃及甚至还攻破了被以军自诩为攻不破的“巴列夫防线”。 叙利亚部队在以色列北部攻击，攻占了戈兰高地，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也参战了。这就是阿拉伯人精心策划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这一天既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又是神圣的赎罪日，

人们在这一天从日出到日落不得进食、喝水和抽烟。上午８点３０分拉宾正呆在家里，达扬在电话里用急促的口吻把他紧急召到了国防部，这时拉宾才想到头一天晚上儿子尤瓦尔亦被召回服役的海军部队的事来，战争又迫在眉睫了。

拉宾在达扬那里见到了另外的几位前任总参谋长。但那时他们还并未意识到埃、叙的攻击就在这一天下午，他们只是在泛泛地商量，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

战争爆发以后，拉宾先是为现任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提供参考意见，陪同其视察，但很快他就被财政部长平哈斯·萨皮尔召回，与其一起募集款项填补即将见底的国库。

１２月底，推迟的大选又在此举行了。但这次战争却给工党以沉重的打击，工党丢掉了５个议席，利库德集团的议席猛增了１３个。人们从来都认为以色列是不可战胜的，“六天战争”已经彻底打垮了阿拉伯人，但这次又叫“赎罪日战争”的战争中竟有２５５０张伤阵亡通知书从耶路撒冷发往全国各地，在开战的一周里，以色列几乎是一直在面临着亡国的危险。要不是后来苏联和美国各有用心地出来一个“灭火”和另一个增援，以色列是不可能转败为胜的。在反对党和民众的一片斥责声中，工党的地位动摇了。人们

的沮丧、悲痛、失望汇成了一股指责的怒潮，而达扬成了众矢之的，他被认为该对这场被动之战负全责，必须辞掉国防部长的职务，拉宾亲眼见到夏皮罗这位司法部长在议会上煽动式地狂言，说达扬在战争爆发时正忙着改组飞机工业公司的董事会，以获得以莫蒂·霍德将军为董事长的多数……这使许多议员都愤怒地失去了控制。由达扬一手培养起来的沙龙居然也走出来指责达扬，指责他战争准备不利而又指挥失误。

然而年迈的梅厄夫人似乎没看到这些一样。由她组阁，她仍执意要达扬留任国防部长，达扬是一个明智的人，他知道自己已被人们抛弄，不再适合从政，于是拒绝入围内阁。梅厄夫人仍不死心，居然抛出了“激将法”——她佯称由拉宾任国防部长，但还蒙在鼓里的拉宾竟很快收到了欲顺水推舟的达扬写来的祝贺信，并打电话向拉宾请示国防部的工作。

但这天下午工党中央委员会上，梅厄收回了成命，仍执意要求达扬、佩雷斯入围她的内阁，拉宾十分恼火于自己被当成玩偶一样耍弄，他对梅厄夫人当面回敬道：“我认为选举不是开玩笑。如果我们希望防止内部分裂的话，我们必须严肃地组织内阁！”后来达扬、佩雷斯都答应加入内阁了，梅厄夫人激动得哭泣起来。在３月１０日宣布的内阁名单中，拉宾被任命为劳工部长，要知道他仅用四个月时间就从议员直升

部长，这可谓神速了，但拉宾仍是有意见的，拉宾的许多支持者也对此不满意。

战后成立的以最高法院院长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一直在追查战争责任的问题。委员会认为情报部和总参对形势判断错误而动员较晚，要对此负责任，于是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和情报部长泽拉等军事要员被责令辞职了。

尽管委员会并未对任何的政府官员提出承担责任的要求，但群众却在用示威和集会强烈要求达扬辞职，他们心中的这位六天战争时的英雄太让大家失望了。达扬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但他已知道大家不再拥戴他了，他的最后一点勇气和信心也丧失的时候，梅厄夫人收到了他的辞呈。

梅厄夫人也十分失望，她始终都认为没有人比达扬更适合国防部长这个职务的，但这一次她已无法挽回了。梅厄夫人深深感到自己又少了一个好帮手。４月１１日，梅厄夫人向议会提交了自己的辞呈，于是这个赎罪日之战后的内阁，包括劳工部长拉宾在内都随着她下台了。

拉宾不但未遗憾于自己短暂的部长生涯，而是兴奋起来，因为工党内将重新排定前后座次了。

拉宾总理

工党是议会第一大党，理所当然，新的总理还要从工党中产生。总理产生后，由其组阁，若议会批准就是合法的政府了。

工党元老、权贵普遍看好的是原财政部长平哈斯·萨皮尔。他在赎罪日战争期间为了使国库不致于被每小时耗资１０００万美元的战争弄空，用泪水和热情到处演讲而募集到了２０亿美元的巨款。这位资深而平易近人的老人却拒绝了对他的提名，而是把机会留给了别人。

首先参加竞选的是佩雷斯，他曾是本－古里安时期的国防部副部长，并２０多年来一直担任内阁部长，他的能力与口才使他博得许多元老、权贵的赏识。

在朋友的相劝之下，拉宾也出面参与竞选了。事实上，拉宾并不认为佩雷斯比自己更有把握当选，因为自己虽不是资深的工党要员，但是却有赫赫的战功和出使美国的成就。

当时的情况确实是二人旗鼓相当，关键的是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态度了，因为这将决定他们二人是否有可能成为正式的候选人。许多其他候选人都已退缩了，

因为佩雷斯和拉宾确实是那个时候当选把握最大的两个人，这是公认的。

关键的时候，梅厄夫人表态支持拉宾了。萨皮尔想起自己募集的２０亿美元中亦有拉宾的汗马功劳，拉宾从美国财团拉来了相当可观的一笔募捐，而且萨皮尔认为拉宾更实干，办事干脆而认真，于是就有两位工党大员支持拉宾了。事实上两位元老的心中还有更多的考虑，工党内部的矛盾已经十分复杂了，像拉宾这样的新人没有任何夙怨，与各派都无更多的染指，这对工党及他本人都好，甚至还有可能再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工党政府，使工党重振雄风。

然而，那位数年前导演参谋部里闹剧的埃泽尔·魏兹曼又于表决前夕走出来，大肆渲染拉宾在六天战争战前紧要关头是如何胆小怯懦，这个攻击令拉宾再次感到十分震惊。

４月２２日，拉宾一身冷汗地走出投票大厅，结果已经公布了，拉宾以２９８票对２５４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佩雷斯，成了以色列的新一任总理，看来，人们是不相信魏兹曼的，拉宾仍然是大家心目中无畏的“战争英雄”。

拉宾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又由一名议员成为了一名总理，确实令人感叹，拉宾自己也对这突然而令人欣喜的事感到十分无措。

事实上，拉宾的出任将是划时代的事件。因为拉宾以前的本－古里安、梅厄夫人基本上都是一手遮天，在内阁里，他们的意见绝对就是最后的决议，但拉宾这时再难以做到这些了，大事必须由内阁集体决定。虽然是由总理组阁，但这仅仅是官冕的说法，因为包括工党部长的候选人在内，提名权都在各党首脑那里，拉宾将这些提名报送议会通过。在法律上讲，拉宾是拥有组织政府的最高权威的，但在事实上无论是部长任命还是各部的设置中，这一权威都被大打折扣。在以色列除外交、国防、财政几个大部外，其他像内政、警察、宗教事务等部是常常发生分离与合并的，在部长人选不能完全安排妥当时，总理还可以设置不管部，来安排剩余的人选。拉宾这次组阁还是受到了工党元老的支持的，除国防部长一定要由佩雷斯担任外，其他人选都是拉宾自己定夺。拉宾把伊加尔·阿隆任命为外交部长，一些其他的部长候选人也被安排好了，也安排了不管部长。

６月３日，内阁名单被通过了，拉宾开始着手判定新的内外政策。这时的拉宾与五年前的拉宾可以连接起来，那时是一位“将军大使”，而现在则成为了一名“大使总理”，他比以往的总理更知道和平的意义，拉宾希望能将以埃和谈继续下去，而且要发挥主动权地谈下去。以美关系仍是拉宾的重点，要在最短

的时间内再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一些武器和援助款项，拉宾想让以色列再强大一些，这样与阿拉伯人谈判时就会有更多的主动权和回旋余地。对于以色列国内，拉宾把医治战争创伤，重振经济和加强打击恐怖组织的活动放在了首位，在所有目标中，拉宾认为使以色列摆脱与阿拉伯诸邻国间的战争状态是最重要的，事实上，他也把它变成了大部分政府决策的前提。

６月１６日，尼克松访问以色列。尼克松是从埃及转至以色列的，尼克松的本意是想通过这次中东之行，再炫耀一下他在中东的外交成就，因为他在国内的“水门事件”中已被搞得声望扫地了。令尼克松感动的是，在这两个国家他都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欢迎。拉宾安排的欢迎队伍由机场一直连到了耶路撒冷市中心。听到欢迎人们亲切的“欢迎您， 尼克松先生”，尼克松不停地挥手，高声重复着“谢谢你们！”

拉宾与尼克松的会谈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他们一致认为以埃和谈还要进行，美国同意了以色列得不到好处就不再撤了的政策。拉宾在尼克松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承诺，因为尼克松确实已无能为力了。

不久，拉宾听到了尼克松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弹劾下台总统的消息，感到十分遗憾，因为他实在难以知道接任的福特是否还会像尼克松那样亲以，在提供武器上那样慷慨。

为此，拉宾以祝贺福特为由，于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０日访问美国。福特居然一见面就十分爽快地答应向以色列提供价值７、５亿美元的物资，其中包括了集束炸弹、武器部件、坦克、装甲车和大炮等拉宾十分想要的东西。拉宾与这位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福特也是老相识了，他知道福特亦是十分亲以的，再加上这份慷慨的“见面礼”，使拉宾终于放心了。

关于以埃和谈的问题，福特并不急于求成，相反却建议拉宾要长远打算，他称尼克松说过的短期内达成以埃全面和解协议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

然而十分凑巧的是，谈判场上春风满面、应付自如的拉宾总理在福特的国宴招待会上却出丑了。事情很简单，福特先走到拉宾夫人莉赫身边，以绅士的方式请她跳舞。拉宾出冷汗了，但还是不得不走到福特夫人面前，福特夫人起身相迎，拉宾坦率地告诉她，自己并不会跳舞。没想到福特夫人居然说可以教拉宾总理跳舞，拉宾像机器人一样笨拙地挪动着脚步，这一切幸好被基辛格看见了，他以有事相告，把拉宾从第一夫人那里救了出来，为此拉宾真是”感恩不尽”。

可怜的基辛格

拉宾结束访美以后，基辛格忙起来了，他首先访问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１０月１２日，基辛格又到达了以色列。

拉宾在基辛格那里得知，阿拉伯三国似乎在等待拉巴特首脑会议的结果，然后再讨论与以和解的问题。拉宾认为自己仍有两张价钱很高的“好牌”，那就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西奈阿布·鲁迪斯油田和具有战略价值的吉迪和朱拉牡山口，因此拉宾从来都未想过比３０—５０公里后撤更远。然而基辛格是想让以埃在拉巴特会议前就达成一个双方和解协议的，但埃及对拉宾仅同意后撤３０—５０公里是不满意的，这说明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５年３月间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几乎是没有成果的。

３月以后，以埃两国似乎不再扩大战争宣传了，福特认为这是个契机，于是又让基辛格出发了。

基辛格把埃及国防部长贾马斯提出的以军后撤至山口以东，国际边界以西１０—２０公里的一线这一建议告诉了拉宾，但遭到了拉宾、佩雷斯和阿隆的一致拒绝。但拉宾却把两句话讲给基辛格，即若埃及同

意两国结束交战状态，以色列愿意后撤至阿里什——拉斯·穆哈默德一线(即山口以东地区)；另一句话的大意是若埃及愿同以色列达成部分或全部和解协议，以色列可以归还西奈半岛给埃及。

萨达特听到了基辛格转达的这番话，他仍希望拉宾能同意撤到贾马斯线，基辛格细心地观察到，萨达特是沉默半晌才作此回答的。

基辛格由此又开始了“穿梭”，极力压低双方各自的要价，以促成交。

然而，基辛格的斡旋却久久不见成果。拉宾光是听到了基辛格沮丧而焦躁的抱怨：“这对我本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挫折，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总统如何对待此事。苏联人会为此而欣喜的，他们和阿拉伯人将要求重开日内瓦会议。我将难以保证美国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久，福特就告诉拉宾，他对以色列和谈僵硬的态度表示失望，并警告这将影响以美关系，他说已下令重新研究美国的中东政策了。福特上台伊始，确实是需要在中东打开局面以捞取政治资本的，但以埃的毫无进展，他确实大感受挫。

福特的威胁激怒了以色列内阁，居然一致作出决议要谈判人员一定固守立场，毫不动摇。

基辛格只能灰溜溜地回国了，拉宾亲自去机场为他送行。拉宾深知基辛格为以埃穿梭可谓是用心良苦，

费尽了心力。但基辛格却总是像有无限精力似的，不顾阿拉伯人对他“以色列的掮客”的辱骂，可悲的是，在以色列，反基辛格的呼声也很高。将军们反对他，是他们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流血夺得的地盘又被基辛格交还给阿拉伯人，当然更担心的是阿拉伯人得寸进尺而卷土重来。拉宾就任总理以来，他本身也曾是一位将军，他的意见被许多将军接受了，他们懂得了把大炮对准埃及并非良策，况且，没有战略纵深也并非是将战火燃至邻国的正当理由。但还有一部分拉宾影响不到的极右的政治、宗教人士，他们一直都梦想的是恢复“大以色列”的版图，他们不能容忍以“土地换和平”，更看不惯是一个犹太人在中间“穿针引线”。他们甚至曾拿埃及核电站一事来攻击和谴责基辛格。在尼克松访问期间，美国曾未与以色列打招呼就协助埃及将一个核反应堆建成了一个核电站。以色列内阁担心它会演变成一个核武器厂，而质问陪同来访的基辛格。基辛格现出无可奈何的表情。以色列部长们认为可以由美国专家去管理那座核电站，但基辛格的回答是：“嗯，是个好主意。我会告诉埃及人你们的这个建议的，但如果埃及人也要求我们来管理以色列的核反应堆的话，我怎么回答他们呢？”以色列部长们又陷入了他设下的圈套，自然是哑口无言。

拉宾为基辛格送行的一幕感动了许多在场的新闻

记者，因为二人都流下了眼泪。拉宾十分担心这次基辛格斡旋失败会损害他多年为之努力而促成的至今尚好的以美关系，他动情地告诉基辛格：“我充分地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充满着危险，这对我本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我对于每一位以色列士兵都像对尤瓦尔那样负有责任，我的儿子尤瓦尔就驻守在西奈前线，我十分清楚一旦打起仗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但以色列不可以按照现在的条件去签订协议。基辛格先生，我现在除了肩负起沉重的国家和个人的责任外，无其他路可走。”

基辛格正是听到这番话才同情地流下眼泪的。拉宾看见基辛格的飞机在空中消失于天际才离开机场。

１９７５年的３月至９月，以美关系进入了最僵化的时期。萨达特再次希望美国能以中介的方式再促以埃和谈，福特答应了。于是拉宾于６月１０日应邀访美，他又踏上了这块土地。

拉宾高兴地看到，福特政府正遭受美国犹太人院外游说集团的压力，７６位参议员联名上书福特要他支持以色列并向它提供武器。福特在与拉宾的谈话中一直以要开日内瓦会议试探拉宾的态度。于是他郑重告诉福特，以色列绝不可能撤回到１９６７年的６月４日线上去，以色列即使到了日内瓦也不会改变这个立场的。

拉宾沮丧地结束了这次失败的访问。美国人甚至开始认为，以色列就是想侵占埃及领土了。

但不久，以色列又将一些稍让步的方案给美国人看，福特见局势有变，又派基辛格出发了。

基辛格不情愿地又踏上了以色列的土地，因为前不久还有以色列极右人士说基辛格应该得到像贝纳多特伯爵一样的下场。基辛格知道这位１９４８年作为联合国调停人来以色列的伯爵曾被刺而暴尸街头。基辛格并不害怕，但却对中东和平进程已没再寄托太多的希望了。

这一次，争吵归争吵，到１９７５年８月３１日，以埃临时协议终于定了稿，以色列让埃及军队进驻西奈的运河东部地区了，山口以东的一部分地区还干脆还给了埃及。拉宾做出如此牺牲后又在基辛格那争取到了一个包括２０亿美元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提供Ｆ－１６战斗机等武器在内的一个以美保证性附加协议。

不久，以色列、埃及都批准了这个决议，以、埃终于再一次脱离军事接触了。拉宾受欣喜的福特之邀访美，拉宾又见到了基辛格，望着苦笑的基辛格，拉宾伸出手去，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大力士”的神威

拉宾这一次是在总理的位置上经历的这次以美危机，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以美关系又像从前一样了，尤其可贵的是拉宾又从老朋友那里得到了武器和美元，与阿拉伯人再次停火，让以色列全国人民都感到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轻松。

拉宾可以平心静气地处理国事了，但他居然发现这个国家的国民从赎罪日战争以来一直都是无精打采的，因为“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被阿拉伯人打碎了，许多亲人葬身疆场，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互相指责使这个国家的气氛很让人窒息，然而拉宾对此只能是无能为力的。正在困惑中的拉宾震惊地听到了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

１９７６年６月２７日由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航１３９次班机——“空中客车”载客２３０位，其中有１００余名以色列公民，但它在途经雅典而重新起飞时被武装的恐怖分子劫持了，飞机的去向不明。

拉宾马上召集了内阁紧急会议，除拉宾之外还有副总理兼外长阿隆、国防部长佩雷斯、运输部长雅柯、司法部长扎多克和不管部长加利刊很快组成了一个应

急的营救指挥小组。

以色列很快从利比亚那里获得了飞机的行踪，那辆被劫持的飞机曾在利比亚当局的勉强同意之下在班加西机场降落加油，但利比亚当局遗憾地告诉拉宾，劫机者的面目、飞行路点和要求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

拉宾开始启动“摩萨德”，这是闻名世界的以色列情报机构，他们的威力是连苏联和美国的特工都要惧怕三分的。５０年代，他们曾首先获得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交美国公布而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震动；６０年代，摩萨德在阿根廷找到了潜逃到那里的曾在二战中屠杀犹太人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并将其秘密绑架回以色列处决；六天战争期间，摩萨德将各式苏式飞机在埃军基地座舱部位详细地通报给总参谋长拉宾，使以色列得以在２小时内摧毁全部的埃及空中力量，在战争中摩萨德又窃得了埃军的指挥密码，从而可以使以军司令部调动不少埃军部队至以军的圈套之中；到７０年代以后，他们又从戴高乐眼皮底下偷走了五艘以军急需的导弹快艇。摩萨德这次接到拉宾命令时刚刚完成替美国去中国获取有关中美建交可行性的情报的任务而归来。摩萨德又出发了。

摩萨德很快证明了拉宾的预测，这次劫机是由总部设在巴格达，由瓦迪亚·哈达德博士掌握的恐怖组

织策划进行的。这一恐怖组织已与西德的巴德尔——麦因霍夫集团、北爱尔兰共和军和日本的赤军等恐怖组织紧密联系与合作，而且是在赎罪日战争一结束就向以色列伸出了魔爪的。

拉宾上台后，曾将有力抑制、打击恐怖组织作为重要的国内政策，因此在机场、火车站、码头等处都安插了大量持枪的保安人员，他们伪装为乘客，密切注视一切可疑的人。拉宾在挑选他们时还曾费过一番苦心，最后被挑中的都是出枪快而首发即可命中的神枪手。但外航班机常以过分盘查会坏了他们生意为由对此并不配合。一直想“以人质换同志”的恐怖组织看好了这个时机，这一次给以色列出了大难题，将飞机飞到了与以色列关系十分不友好的非洲大陆，想与该国联手制服恐怖分子是不可能的了，拉宾最担心的就是飞机从班加西起飞会向索马里，因为索马里当局支持哈达德，曾允许这位医学博士在那里建立恐怖组织基地，这是最糟的情况，可能会引起以、索两国的军事冲突。

摩萨德又带回新的消息了，劫机者欲在喀土穆降落，但遭到了苏丹当局的严辞拒绝，现在飞机的大致航向是乌干达。

听到这个消息，拉宾轻松了不少，他让紧急营救小组的部长们可以回去休息了，又过了一个小时，拉

宾也乘车回到了总理府邸。这时是凌晨两点一刻。

拉宾认为乌干达的阿明总理曾在以色列和现任扎伊尔总统蒙伯托一起接受过专家的培训，阿明应该会配合以色列打击这伙恐怖分子的。

凌晨４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来，拉宾疲惫地接过话筒，再一次被惊呆了——那位挂有一串头衔的陆军元帅埃迪·阿明·达达博士早已把以色列人的热情友好忘却了，他不仅让被劫飞机于凌晨４点降落在乌干达首都的恩德培机场，还宣布了他将全力支持劫机分子。

这一天下午，劫机者通过乌干达电台提出了他们要求释放５３名他们的”自由战士”交换人质这一条件。恐怖分子给的期限只有２４小时，必须在第二天７月１日下午两点之前完成这次交换。

下午５点３０分，应急营救一班人马又聚到了一起，总参谋长莫塔·古尔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古尔向拉宾汇报，他一直和作战部长组织人员研究一项营救计划。拉宾把得到的最新消息通报给了大家，阿明已在机场派驻了重兵协助恐怖分子看守人质了。佩雷斯很煞风景，他居然告诉拉宾，国防部还未决定是武力营救还是谈判解决，因为还未与总参商量，拉宾憋着火瞪着他。这位国防部长在本国公民被劫５３小时后还这般不紧不慢，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了。古尔为佩雷

斯解围了，他保证会尽快提出一个营救方案的。

但7月1日早晨了，古尔仍未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拉宾认为只能谈判了，然而佩雷斯又出来捣乱了，他说：“……我对向恐怖分子的讹诈表示屈服的做法感到深深的悲哀，这居然违背了我们所有犹太人一直引以为荣的誓死不屈的斗争传统……”这一次，拉宾没再给佩雷斯留面子，当着内阁部长们的面怒斥道：“当前我们的问题绝不是讲几句漂亮话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你有好主意的话，请你讲出来！你的建议到底是什么？”佩雷斯当然没有什么主意，一下子怔住了。令拉宾欣慰的是，内阁部长们以投票表决的形式最终支持了拉宾以在押恐怖分子换回人质而进行谈判的做法。拉宾仍然嘱咐古尔，要继续作好武力营救的准备。

在以色列政府的请求下，法国派出外交部大使级巡视员马克·伯纳夫前往与阿明谈判。阿明曾是非洲青年拳击冠军的获得者，他得到了法国人转告的以色列愿与劫持者谈判的时候，脸上露出了狡黠而满意的笑容。得意之中的恐怖分子也感到这么短的时间把分别关押在5个国家的恐怖分子由以色列一国完成确实不太可能，于是他们作出了一个让拉宾惊喜的决定，谈判最后期限被推迟了，定在了72小时后的7月4日11时。

然而佩雷斯又一次把拉宾激怒了，他建议由与阿明曾有私交的达扬前去与阿明谈判。拉宾想起了前不久的一件事：阿明把一名英国人关进了他的大牢，英国派去一名与其私交颇深的将军交涉调解，但阿明不但不念旧情，反而对这位将军也侮辱、虐待了一番。对以色列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他很早就忘却了以色列对他的“师生之情”，赎罪日战争前，就是他驱逐了全部以色列顾问与技术专家，并带动了尼日利亚等一大批非洲国家先后与以色列断交。

将达扬这位功勋卓著的将领送到阿明这样一位反复无常之人手中，拉宾坚定地否决了。摩萨德的表现令拉宾十分满意。他们正在利用恐怖分子先后释放的１４８名非犹太人质了解恐怖分子及关押处的详情，借助电脑帮助，一个个恐怖分子的相貌都出现在屏幕上了。

７月２日上午，总参终于拿出了一个代号为“大力士”的营救计划，将选派一批出色的以军战士组成突出队乘机在恩德培机场着陆，然后向关押人质的候机大楼发动攻击，然后与救出的人质一同乘机撤离乌干达。这个计划拉宾是赏识的，但又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稍有不慎或计划不周都会让一个环节的失败导致全盘皆输。勿庸置疑，这又将是一次赌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被古尔提出来了，赎罪日战争后，非洲全部

国家都是反以的，这次长达４０００公里的长途飞行必须中途加油，而哪个国家会给以色列这个面子。事实上，拉宾确实又犯老毛病了，像六天战争前一样，他又陷入煎熬之中了，他甚至想到阿明是否已将人质转移而使候机大楼变成了一个引诱突击营救人员的陷井……这一次倘若失败，他注定会下野的。

拉宾猛吸几口烟后，他下决定了。他授命伞兵司令丹·肖姆隆将军组建这支突击队，很快突击队已在沙姆沙伊赫机场模拟演练了。突击队里有精心挑选的酷似阿明和他司机的两名队员，他们将成为胜败的又一关键，因为他们才是这次计划的最强有力“掩体”。

肖姆隆将军的准备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将摩萨德从乌干达搞到的恩德培机场详细情况，候机大楼的方位、走向及与机场跑道最短距离都一一介绍给突击队员。这些资料中的照片多是摩萨德特工伪装成机场清洁工利用拖把中微型相机拍下的。７月３日早晨，拉宾听到了古尔观察最后演练后的报告，拉宾已经铁心要干这一回了。

这一天下午２点，内阁会议上，拉宾告诉了部长们一个令他们十分突然的消息，由于沙姆沙伊赫到恩德培要七个小时，他已让突击队按时间表在会前就出发了。大家惊异之余，并没有人反对，而是继续听拉宾说下去。

“如果大家不同意这个计划，否定了它，我可以立即命令飞机折回基地，取消它……我知道伤亡将是难免的了，甚至我不能够预计这个伤亡会有多大，但即使我们牺牲了１５到２０人，我们还是可以对恐怖主义来一次重击的！只要我们有时间，有军事解决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该吝惜代价去采取行动，不能把机会留给恐怖分子！”

会议桌旁，依旧是一片鸦雀无声。拉宾继续说：“阿明也与恐怖分子一起向我们挑衅，向我们要价，他们不会满足只送交５３名恐怖分子的，我们还有欧洲的朋友都认为谈判是不会成功的，我们要给国际恐怖组织一个铁拳，大家一定不会忘记那５３名在押分子中的冈本，巴解雇佣他在１９７２年５月，在特拉维夫利达机场向１００多名无辜的人们开枪扫射……”

拉宾停顿了片刻，他已经十分激动了，然后他离开自己的座位，在地图前面又继续说道：“确实世界上还没有能连飞８０００公里的飞机，在非洲似乎也没有人会让我们停飞加油，但肯尼亚政府这次答应帮助我们了，我们的勇士们将在内罗毕机场加油。或许我们在赎罪日战争的牺牲让我们变得过于谨慎了，正是这样，他们才会如此嚣张！他们不相信我们会冒险，但这样我们就一定会赢！”拉宾是挥着手臂说最后这句话的。

部长们尽管对拉宾的“先斩后奏”略有微辞，但还是心悦诚服地被拉宾和这个计划打动了。在古尔随后详尽介绍后，内阁一致同意这个叫作“大力士”的计划。这是一次保密的内阁紧急会议，没有任何国家对这次行动有真正的了解，仅仅是美国特工们发现利达机场曾有四架“大力士”C—１３０式运输机被涂上伪装色。

突击队仍在路上，前面是掩人耳目的一架波音７０７客机，４架“大力士”紧随其后。

拉宾为将计划实施得天衣无缝，又与外长阿隆采取了间接的“障眼法”。内阁会议后， 就是７月３日这天晚上，他们二人给法驻以大使打电话，要他转达以色列的意思给乌干达，以色列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使人质安全获释，甚至可以增加赎金。事实上，乌干达、苏联都在窃听这个电话，拉宾和阿隆都放开了嗓门，几乎是在“喊”话，乌干达已经认为以色列愿意出大价钱了，早已乐不可支。

突击队员们终于按计划的时间分秒不差到达恩德培机场，着陆前，机场指挥塔乌干达工作人员对飞机上驾驶员极其纯正的曼彻斯特口音回话未产生丝毫的怀疑。飞机着陆了，后舱门打开后，驶出一支军队，前面是坐着荷枪实弹彪形大汉黑人战士的兰德·罗维尔英式吉普车，个个凶悍无比，其后是只有阿明才坐

的豪华型防弹黑色奔驰轿车，“阿明”就坐在里面。

车队很快到达候机楼前，守卫士兵刚刚举手向元首敬礼，就被涂着油彩的“黑人”大汉击毙了。装了消音器的冲锋枪并未惊动顶楼的恐怖分子，“阿明”在簇拥下走进候机大楼。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第一架飞机下来的突击人员除尾随“阿明”者外，另一小组已控制了机场的控制系统，正用以色列口音的英语指挥另外的飞机着陆。

候机大楼的战斗是顺利的，战士们一边用希伯莱语让人质们卧倒，一边向由此而显露出的恐怖分子开枪或扔手榴弹。

３０分钟过去了，首先着陆的“大力士”已经载上全部人质、法国机组人员和死伤人员起飞了。以方只死了４人，３名人质，还有一位是候机大楼战斗的指挥官约纳坦·内塔尼亚胡上校（注：约纳坦·内塔尼亚胡就是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９日大选中当选以色列总理的利库德集团领袖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兄长。）。人质中有一位多拉·布劳契不在候机大楼里，他因病住在乌干达的医院里，后来他被盛怒的阿明枪毙了。

４２分钟的时候，四架“大力士”均离开了恩德培机场起飞了。在肯尼亚的内罗毕机场，它们稍作停留加油后，又出发了。重伤的几人被留在肯尼亚医院抢救。

这胜利的消息使以色列人们早已按捺不住压抑已久的心情，人们吹响羊角号，从四面八方涌向获释人质及凯旋队员即将着陆的本－古里安机场。护航的鬼怪式战斗机先出现了，接着人们看见了四个黑点，人们在欢呼声中留下了激动的热泪，拉宾亦是如此。

第七章

可怕的“安息日”

就在拉宾与所有的以色列国民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又一个安息日走来了。

犹太教的先知摩西曾说过：“六天要工作，第七天是安息日，当有圣会。”安息日即犹太教信徒们的礼拜日。这一天确切说是星期五日落时算起，至星期六晚天空出现第一颗星为止。按教法，人们在安息日绝对不许进行非宗教活动，以车代步也是不允许的。工党政府从一开始虽将安息日定为了公休日，但并未允许拉比们对公众实行宗教强制。可惜的是纯比例选举制始终未能使工党实现一党统治，因而议会，内阁中的宗教领袖总是十分喜欢出来发难的。他们曾以破坏安息日的规矩为由坚决抵制政府为节省开支而实行夏时制。他们对太阳下山后，汽车仍在行驶难以容忍。然而他们又十分会审时度势，决定是否出来发难。他们曾认为“妇女堕胎”和“谁是犹太人”的问题可以闹一闹，果然他们有了“辉煌的战果”，但他们从不敢与全国人民做对，7月3日那次拉宾召集的内阁紧

急会议的一天就是一个安息日，是不可以办公的，但宗教部长深知营救人质乃民心所归便早早地步行去开会了。拉宾对教规常常是采取宽松的政策，因此而得罪了这群拉比们。

１９７６年年末的这个安息日，美国授以的Ｆ－１５型战斗机将运抵以色列，日子是美国人选的。拉宾兴致勃勃地与几位军政大员前去欢迎送飞机来的飞行员。这是美国连“石油龙头”的沙特都未给的最先进战斗轰炸机，福特却把它们最先卖给了以色列。拉宾像从前欢迎第一批援以的“空中之鹰”和“鬼怪式”一样欢迎了他们，仪式很快结束了，太阳落山了，拉宾与众部长驱车回家时已经天黑了。

这被极端宗教派的“以色列正教党”人看在眼里了，很快他们就在议会紧急会议上提出了对拉宾政府的不信任案，认为他安排的欢迎仪式有意的违反了有关安息日的教规。

拉宾不得不详细解释日子是美国人定的不好改变等等，但议会对这一不信任案的最后表决令拉宾吃惊不已。本来他是以为胜券在握的，工党联盟与入内阁的小党伙伴拥有超过半数票的略微优势。但两位全国宗教党的内阁部长却背信弃义抛开组阁协议投了弃权票，最后的结果是不信任案以一票之差被通过了。

不信任案通过意味着拉宾只能向总统递交辞呈了。

对这突如其来的结果，拉宾真是插手不及，反对党议员们欢呼他们胜利的声音令拉宾痛苦不堪。会场上无数镜头与话筒开始对准拉宾 。 拉宾慢慢站了起来，利用了他最后的一项权利，他宣布立即解散议会，将在次年５月再次举行大选。反对党人士们咆哮着，拉宾从人缝中挤着离开了议会大厦。

拉宾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保证次年的大选中工党还会当选，因为工党执政２９年以来已在国民心中有了积怨，一些对自己收入不满的人们常常认为是工党政府中的一些腐败官僚剥削了他们。曾有一批人在承包“巴列夫防线”的巨型工程中大获渔利，收入的不平衡在以色列悄悄地加剧，基布兹式的平等越来越远离大家，人们更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和名目众多的税收深恶痛绝。

当初梅厄夫人和萨皮尔都曾希望拉宾这位新人可以给工党带来生机，然而拉宾很早就成为了佩雷斯及其追随者们的攻击对象。“ 大力士”计划胜利实施后不久，国防部发言人纳夫塔里·拉维曾告诉新闻界，拉宾一直都是反对采取武力营救的，中流砥柱是佩雷斯，是他坚持并促成了这个计划。在拉维的描述里，拉宾毫无异于当年魏兹曼描述的胆小鬼，更是一个贪功的小人。拉宾当时没有回击，他甚至没把佩雷斯想让达扬独入虎口的事讲给任何人，然而这样的纵容对

拉宾自己一点也没有好处。拉宾只顾高兴地看到巴解在１９７６年的叙黎之战中受到夹击，而自己的武器库又在卡特上台前得到了极大的充实。这位已经无权的看守政府的首脑实在是太粗心了。

抛弃“英雄”

这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再将拉宾与当初那个“六天战争英雄”的殊荣联系在一块了，因为对政府的不信任高潮在反对党鼓动下，在新闻界大炒特炒之下已经到来了。

拉宾内阁曾在１９７５年时得罪过新闻界，那时的《国土报》首席外事记者马蒂·戈兰曾撰文写了一部记述基辛格中东外交活动的书稿，其中涉及了大量的绝密文件和会谈记录中才有的内容，而且将基辛格写成了一个势利、圆滑，拿以色列利益拱手让人的形象。拉宾从检查官伊扎克·沙里少校那里得知此事后十分恼火，这么多的绝密外泄是令人深思的，况且该书对基辛格的言辞势必影响未来的以美关系。书稿被扣了，内阁甚至要审问戈兰，以调查出泄密渠道的所

在。但不久在国内外压力之下，甚至是美国人愿买此书稿，基辛格本人原谅作者的情况下，拉宾内阁将书稿还给了戈兰，并很快出版了。于是，拉宾又把新闻界得罪了，这个戈兰的威力可是不小的。

新闻界首先是以揭露政府经济丑闻入手的。第一个丑闻是新闻界宣传不列颠——以色列银行总裁米切尔·佐尔这位与工党大员有密切交往的“家伙”侵吞了政府存在那里的一笔巨款。

不久，又一丑闻“出笼”了，以色列工总“患者基金会”负责人阿谢尔·雅德林——这位被拉宾刚刚任命的中央银行行长被拘留，并很快承认了他非法使用公款的行为。新闻界大肆渲染，甚至以质问的口气说拉宾的政府“引狼入室”居心何在？是否与拉宾有什么幕后交易。调查结果证明雅德林居然用那笔钱支持了工党，人们痛斥工党联盟盗用国家财产维持统治的腐败。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０日，住房部长阿夫拉罕·奥佛尔被揭发曾在工总的希昆奥伏丁房产公司任职期间有过惊人的贪污。揭发人是一位周刊记者，新闻界很快便把它闹得沸沸扬扬。奥佛尔是一位和蔼的老人，他是无辜的。他在难以承受重压之时开枪自杀了。在表明奥佛尔无罪的调查结果出来时，新闻界却不做声了，大概又再寻找新的攻击对象了。

在工党内部，佩雷斯也开始攻击拉宾了，他把内阁中的分歧弄到新闻界和民众中去，他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潮流者而急得民众支持，而成为下一任的工党总理候选人。但佩雷斯没想到的是他掀起的轩然大波使本已根基动摇的工党也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挫折。

拉宾对佩雷斯频频向新闻界透露政府许多本该保密的事情感到十分气愤，但对佩雷斯的在这一方面的指责却又再一次深深地得罪了那些记者们，记者们已开始痛恨这位堵塞“消息”来源通道的现任总理。

１９７７年2月，３０００多名工党联盟代表再次举行大会，例行公事地选举新一任的工党联盟领袖，当选的领袖当然也就是下届大选的总理候选人。佩雷斯选前的积极活动颇有成果，他的选票达到了１４０４张，而拉宾仅比他多了４１票，拉宾虽然仍然是工党的领袖和５月１７日大选的总理候选人。但他对党内对他支持的下降感到十分沮丧。

拉宾对自己执政几年来的成果本来还算满意的，至少在外交方面他一直都认为以色列是成功的，是胜利的。但事实上，他确实忽略了人们在和平时期更关心的衣食住行问题，因为打仗也无非是为了重新获得和平，能够平静地生活，这是大多数的老百姓所想的，拉宾确实忽略了，毕竟他是一位从“大使”过渡来的

“总理”。

拉宾一直对阿拉伯人和解抱以重望，尽管那时他的谈判对象中还根本未列入巴解组织，但他是始终反对继续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聚居区附近设立定居点。拉宾的这一温和立场与宗教势力、右翼的利库德集团是针锋相对的，后者主张不仅要向那里大量移民，还要把约旦河西岸干脆称为“ 朱迪亚和萨马利亚”，只有古代以色列才如此称谓的。佩雷斯正是利用这一点与拉宾大唱反调，令拉宾寝食难安。佩雷斯甚至还与反对党一起拿不久前的恐怖分子劫机事件攻击拉宾，认为这是拉宾姑息、温和政策的结果。

拉宾工党联盟参加大选时的一个盟友——东方犹太人“塞法拉迪”也是支持无限定居政策的，这些又使拉宾费尽了脑筋。

拉宾应新总统卡特之邀，又访问了一次美国。他知道卡特也是像他的前几任一样想在上任伊始就能弄出点成绩来，拉宾做好了要为这位新总统脸上“贴点金”的准备。但卡特与其见面时的“一揽子”主张把拉宾惊呆了，这位新总统居然要重提开日内瓦会议的事，甚至还要让巴勒斯坦人代表也一同参加。卡特接受了他的外交咨询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张，要拉宾考虑可否退回到１９６７年６月４日的停火线上。

经过双方的一番“你来我往”， 几个回合过去之

中，拉宾与卡特达成了一项还算令人满意的谅解。美国答应在与以色列磋商以前不会以对某问题的公开表态压以色列让步，而且还许诺了继续对以进行军事和经济的援助。

卡特不再像尼克松、福特那样亲以了，至少在办呈手法上粗陋得很，从不给对方一点回旋的余地，更别说是什么面子了。卡特没有基辛格那样一流的外交家，他甚至还喜欢耐不住性子地向新闻界透露内部消息，这一切令拉宾一筹莫展。

拉宾的老朋友，前副国务卿西斯科卸任后担任了美国大学的校长，他把该校的名誉博士学位授与给了拉宾。拉宾正与老朋友聚首闲谈时又听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卡特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美国政府支持布鲁金斯报告的观点，以色列要撤到6月4日线上去。

拉宾已经彻底失望了，这意味着刚刚达成的谅解又成了一堆废纸。他失望地回国了——因为国内还有一摊子难题不好收拾，工党内讧、议会“造反”……拉宾回到总理府，椅子还没坐热，卡特又给拉宾泼了一盆冷水——卡特公开宣称巴基斯坦人该有一个自己的“家园”，卡特的做法正确与否暂且不谈， 但以色列人是从不接受这一点的，拉宾没有办法向议会、向国民交待。另外，卡特甚至还下令取消了以色列可以

在美军之后优先获得先进武器的特权。

拉宾很快又接到了几封他使美时期几位“将军”朋友的来信，信里大多都表示对拉宾所托的游说卡特及其幕僚表示爱莫能助，拉宾感到了一种失落感，这些将自己曾奉为“英雄”的将军们也不愿帮助自己了。

就在这个时候，新闻界又跳出来对拉宾进行了致命的一击。

《国土报》记者撰文说，拉宾总理在美国的一家银行里拥有外汇存款。 拉宾还未来得及承认，《国土报》又撰文说到拉宾的含糊、支吾之回答必有问题，公布了帐户号码和存款数量——２０００美元。

这下可掀起了轩然大波，拉宾曾是国民公认的清廉官员，这亦曾是工党一直在大选中标榜的。国民们认为自己是彻底上当了。以色列政府曾一再禁止在国外拥有存款，因为以色列外汇短缺，公民的外汇该存在国内支援政府才是，另外这也可以防止私营业主、腐败官员的舞弊贪污行为。拉宾这一次也激起了不少工党元老们的气愤，这些元老是十分崇尚“公”字的，甚至是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观”的，他们也纷纷站出来指责拉宾。

新闻界继续在添油加醋，甚至提到拉宾在大使任内素好威士忌，他们质问哪里来那么多钱买。

拉宾在这个时候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不久前因

“水门事件”下台的尼克松，另一个就是摩西·达扬——这位几年前被国民抛弃的战争“英雄”。尼克松是两党之争的“牺牲品”，而摩西·达扬则是当时决策失误政府的“替罪羊”，人们甚至说达场有作风问题，还曾利用职权侵吞文物……拉宾不敢再想下去，因为莉赫在拉宾大使任期内积攒下来的这２０００美元已足以让拉宾张口、闭口都难辞其咎了，拉宾很快决定辞去党的领袖职务，并退出大选。

这个时候能在他身边安慰他的朋友已经不多了，拉宾独自暗下决心，誓与莉赫共担外汇存款的责任。

拉宾的辞呈是与以色列法律相悖的，因为像他这样被弹劾的无权的“看守政府总理”必须在大选结果出现前才能卸任。然而，拉宾看到被法官和记者们纠缠的莉赫已经十分憔悴，他提名由佩雷斯暂时接任他获准，他带着莉赫去沙姆沙伊赫去散一下心，因为像当时精神即将崩溃的莉赫根本不可能在几天后出庭受审。

开庭那天，拉宾把莉赫送到法院门前，他不能一同出庭，那样会使一切矛头转向他，他只能如此了。莉赫受审后，在拉宾身边抽泣了很久。这次是一位素以严厉著称的法官，他当然是反对派们特意选择的。莉赫被罚款处理了，罚金高达２５万以色列镑，折合２４０００美元。

拉宾和莉赫没再上诉，他不想再给反对派机会羞辱自己还有即将大选的工党联盟了。对于国民对他的失望情绪，他十分沮丧，他认为自己也被大家抛弃了。

苦涩的微笑

拉宾一连串的遭遇也受到了一些了解他的人的同情，但他仍是几乎终日笼罩在阴影之中。他与莉赫反而有了少有的清闲，两人有机会坐在家里，轻声漫语地谈论儿女们的事，过去的事。

佩雷斯一番“苦心”并未得到任何回报，在５月１７日的大选中，工党败北，执政２９年的工党政权被赶下了台。利库德领袖梅纳赫姆·贝京成为了新总理。６月２１日，拉宾向贝京正式交接了权力，从此他又是一名工党议员了，而且他是一名反对党议员。

其实，离任的拉宾送给了贝京一份十分沉重的礼物。这得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拉宾的摩洛哥之行说起。

那一次，拉宾是率团秘密访问摩洛哥，哈桑国王用清香的薄荷茶招待了拉宾。拉宾提出请求，要哈桑二世出面说服埃及总统萨达特与自己会晤。哈桑二世很快向萨达特转告了拉宾的请求，但萨达特拒绝了。

那时他即已对以色列“造反”的议会和拆台的佩雷斯有所耳闻，对拉宾驾驭政府的能力他十分怀疑，另外他也不想超过当时的基辛格而直接与以会晤。

１９７７年５月，摩萨德向拉宾提供了一份十分有价值的情报。卡扎菲在苏联克格勃帮助下在利比亚正训练一个敢死队，他们正想在７月２３日埃及革命纪念节时刺杀萨达特。但拉宾此时已只等于６月２１日向贝京交权了，他根本不再有以总理身份出面的权利。贝京接任伊始，就发现了拉宾留给自己的厚礼，他通过维也那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把这个消息传给萨达特。暴怒之下的萨达特立即于７月２１日发动了对利比亚的一次有限战争，７月２５日，他派出了突击队歼灭了敢死队训练营地的全部利比亚人。

萨达特将这笔人情帐算在了贝京头上。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９日，萨达特居然要访问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已安排好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这位以说变就变著称的、经常临时取消会晤的萨达特这一次没有食言，他微笑地走下飞机并向人们挥手致意，人们激动万分，因为这结束了埃及、以色列两国３０年来的仇恨，埃以关系已经翻开崭新的一页了。

拉宾也在欢迎队伍之列。他是１８日特地从美国赶回来的，因为他认为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时刻。萨达特在与这位被介绍是拉宾的高个子官员握手时，十

分激动，两人握手时间比其他任何人的时间都要长。

萨达特的这次以色列之行，给以色列的议员们以极大的震动，他在国会的演说甚至让许多议员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说：“……你们愿意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的这个地区，那么我十分真诚地告诉你们，我们欢迎你们同我们在一起……”

当然萨达特也谈到了以色列撤军的问题，谈到了要赋与巴勒斯坦人”基本权利”建立国家的问题。安瓦尔·萨达特——这位中东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用一句阿拉伯语——“祝你们和平”结束了他的演说，场上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拉宾也在议员的席位上。

拉宾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位曾和以色列兵戎相见的阿拉伯领导人站出来声称他理解我们对安全的需要，因而必须找出办法满足我们的合法权益，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看作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革命。”

萨达特访问以色列之后，１９７７年底至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埃及、以色列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和接触。但贝京始终都没有改变其侵略扩张的立场，埃以之间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的结果。１９７８年７月开始，美国再次出面“调停”，但精心策划的埃以和美国三国外长的利兹堡会谈仍以失败告终。美国国务卿万斯又经过一番穿梭游说，这一年９月６日下午，三方首脑聚于华盛顿附近的戴维营，又是一番讨价还

价，一波三折。１７日晚，《戴维营协议》签署。 可以说埃以和谈又走出了卓有成效的一步。

但《戴维营协议》毕竟还仅是一个过渡性的协议，它未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后地位作以规定，也未明确指出巴勒斯坦自治的范围、权力和发展前途，阿拉伯世界十分关切的耶路撒冷问题亦没有解决，协议中对戈兰高地只字未提。

拉宾虽不再是一国总理，但他却一直坚持自己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他时刻都在密切注视着以埃双方和谈的每一进程。 但这时的拉宾仍然是一名“ 将军派 ”的前总理，他似乎还未从从前战争的记忆中摆脱出来，他从不讳言对巴解组织的极端仇视，他一直都认为它是一个“ 恐怖组织 ”。在拉宾于这几年间写下的回忆录中，他一直反对的就是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袖珍的“ 巴勒斯坦 ”国，他认为这种国家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它既难以安置周围国家中的１５０万的巴勒斯坦难民，又不可避免地会置于巴解组织这样的“ 极端 ”组织手下操纵。

拉宾曾公开说过，“ 犹太民族曾不相信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但我劝他们要相信《巴勒斯坦宪章》。”拉宾一直把巴解组织１９６５年修改的《巴勒斯坦宪章》中那句“ 必须把犹太复国主义从巴勒斯坦领土上赶出去 ”作为巴解组织要消灭以色列的口实， 为此

他在总理任期间就曾不顾佩雷斯和总参谋长古尔反对启用素以“冷血战神”著称的沙龙去以“铁拳”打击巴解组织。

１９７９年２月，中东的局势又发生变化了。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垮台使美国在中东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柱，苏联人已开始利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带来的阿拉伯国家间分歧谋求政治资本了，美国感到只有尽快促成以埃和约才能遏制住苏联人咄咄逼人的攻势。

卡特于３月８日起出访埃及、以色列，恩威并施的老手法又显效了。３月２６日，萨达特和贝京在白宫正式签署《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 到４月１０日为止，以埃两国的议会也都分别批准了这一和约。

拉宾尽管认为贝京太轻易地将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但仍为贝京暗暗叫好，因为从这时起，以色列不再有一个来自西方、南方的威胁，３０年的以埃交战状态终于结束了。

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５日以埃建交。许多以色列人一面陶醉在以埃和约达成的喜悦中，又一面投入了贝京重建“大以色列国”的可怕计划。

拉宾开始厌恶了，尽管他是仇视巴解组织的，但他从未放弃过对和平执著追求的这一想法，他正是因为巴解阻碍和平才仇视他们的。至于对戈兰高地，西奈的占据，他一方面认为那是自己曾与将士们苦战而

得，另一方面他也不由自主地受到许多人“生存威胁敏感症”的影响，认为有必要在国境周边踞有战略地势以弥补以色列战略纵深不足的缺憾。然而，１９７８年３月起以色列陆续对黎巴嫩的入侵使拉宾大受震动。这次入侵一开始时，拉宾并未反对，因为政府声称是反击巴解游击队窜至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的袭击挑衅。但１９８１年４月叙利亚在黎境内布署了萨姆防空导弹，以色列于７月１０日借口对以造成“安全威胁”而大肆轰炸南黎巴嫩乃至黎首都贝鲁特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 １９８２年６月以色列以“ 闪电战”攻入黎巴嫩，宣称力讨巴解，但仍与叙利亚军队交了火，事实上这完全是贝京“大以色列”计划的又一部分，他想将黎巴嫩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

在以色列国内，拉宾忧虑地看到，贝京正在进行一系列足以激怒阿拉伯人的事情，早在１９８０年７月，贝京就鼓动议会通过法案将耶路撒冷正式定为了以色列”永久和不可分割”的首都。穆巴拉克继任埃及总统后，贝京又送给了这位阿拉伯大国首脑一份令他十分难堪的礼物，贝京的议会以６３票对２１票通过将在戈兰高地施行以色列法律，显然这已是在吞并戈兰高地了。穆巴拉克当即退出了正在进行的以埃及关于巴勒斯坦自治的谈判。

拉宾感到对埃及人有些愧意，因为为了缔结以埃

和约，埃及被剥夺了阿拉伯世界首领的地位，被孤立了许多年，贝京政府确实太让埃及人失望了。

第八章

东山再起

１９８４年９月，拉宾出任了利库德集团与工党联盟联合政府的国防部长。次年，他即指挥了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但他并未改变自己对巴解组织的仇视，因此他也出面组织了对突尼斯巴解组组织总部的袭击行动。

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联合政府的总理是佩雷斯，１９８６年以后，根据联合执政的协议，伊扎克·沙米尔代表利库德集团执掌总理大权。沙米尔是贝京政策的继承者，他不仅拒绝归还“六天战争”占领的领土，还积极地向被占领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他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的高压和强硬政策终于引发了一系列的巴以冲突。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６日，在加沙巴基斯坦聚居区，４５岁的以色列商人所罗莫·萨卡被谋杀。随后这样的案件常常发生。两天之后，一位以色列人驾驶一辆卡车全速冲向等候检查的巴基斯坦人车队，４名巴勒斯坦人被当场撞死。当天下午就有１０００人举行了

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１２月９日，以色列巡逻队的吉普车受到贾巴利雅难民营难民们的石子攻击，以色列士兵向人群开枪，一个１５岁的巴勒斯坦小伙子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这场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斗争很快扩展开来，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街头到处是焚烧旧轮胎的黑烟，街道上还有许多阻碍以军的路障。以色列人常受到蒙面的巴勒斯坦青年的攻击。

对于国防部长拉宾来说，镇压这场“石头革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一点也没想到这场“石头革命”会持续了６个多月。１９８８年1月１９日，拉宾宣布了政府将对作乱者实行“铁拳政策”， 他公开允许以军向抗议的巴勒斯坦人开枪。很快催泪弹、橡皮子弹和杀伤子弹都使用到闹事者们身上了。冒死采访的许多记者把他们的中东见闻很快发表在世界许多报刊上，拉宾受到了一次广泛的、世界性的谴责。

当然拉宾更多的还是要受命于沙米尔政府，沙米尔一直敦促拉宾手段还可再强硬一些，因为沙米尔心目中闹事的大孩子们也在他所言的“恐怖分子”之列。

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顿时在凄凉与恐怖之中，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被抓，大量嫌疑分子被驱逐出境，每天下午４点即要实行宵禁，巴勒斯坦人蓝牌照汽车被禁止出行。

从１９８７年底到１９９２年，以军的“铁拳”令１７７５名“扔石子”的巴勒斯坦人为此而丧命。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一直支持以色列政府的美国犹太人已经开始主动与巴解组织会晤。卡特总统在１９９１年７月出面敦促沙米尔参加中东马德里和会，卡特曾无奈地对记者说：“我想有许多人不知道中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观望已久的拉宾看得出，美国已对沙米尔极为不满。同样，沙米尔靠“大以色列国”梦想组织起的一批人中大部分也正在舆论与现实面前逐渐远离了沙米尔。

拉宾认为，几年前自己的一幕又会在沙米尔身上重演，因为他也没有让老百姓的钱包怎么鼓起来，而老百姓给政府“打分”时这方是关键之关键。

１９９２年２月，拉宾击败了佩雷斯再次成为工党联盟的领袖和总理候选人。拉宾感到信心十足，因为他相信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已经对利库德集团厌倦了，自己有信心再次“出山”。

６月２３日，选举结果揭晓时，工党上下一片沸腾，工党在１２０个议席中得到了４４席，领先利库德集团１２席，工党终于结束了１５年在野党的辛酸岁月。选票的优势决定拉宾新政府没有必要再是一个工党、利库德的联合政府了。

以色列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总统是名誉职位，不掌行政权力，是国家的象征。总理是全国权力巅峰的第一人，他由大选产生。大选是４年一次，选民只选出议会中各党所占席位，议会第一大党的领袖即是当然的新内阁中总理。１９８４年大选结果是两党势均利敌，因此以色列创造了世界议会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范例，两党联合执政不说，任期４年内分别由工党领袖佩雷斯、利库德集团领袖沙米尔先后担任两年的总理。由于是联合执政，当时的内阁出现２５位部长，这对仅有４００万人口的以色列来说确实是一个太庞大的内阁了。但事实上是这样，两党用这四年极尽各自能势，通过的决政廖廖无几，大部分精力只能说是用在“扯皮”上了。幸运的是，工党在每次争辩中总是不失时机地提出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及停止在约旦河西岸人口稠密地区建立定居点的主张，为此他们还进行了一次全民公决， 有５０%以上的人支持了他们，无疑的是，这为工党积累了这次大选获胜的资本。

１９９２年7月１３日，以色列第１３届议会对拉宾的新组内阁投了信任票。拉宾兼任了国防部长一职，佩雷斯是他的外交部长。

拉宾不禁想起自己从前第二次出任总参作战部长时的情景，此时彼时，拉宾的激动之情是一样的。第一次出任作战部长，第一次出任总理，拉宾都以失败

告终了，第二任作战部长期间，拉宾似乎领悟到了某些东西，才会平步青云。这一次拉宾东山再起，再任总理，给了他一次再次思索的机会。从将军到大使，再到总理，拉宾总是经过一番磨炼才最后进入角色的。一任总理和１５年在野，使拉宾更具有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品质，他已与从前那个沉缅于无限索求土地的将军判若两人。

拉宾为了就职演说，作了一番精心的准备。他把“和平进程”一词通篇地换为“实现和平”，他要让以色列国民们摒弃４０多年来的孤独感，摒弃“整个世界是反对我们的”这一观念。他要呼吁阿拉伯领导人们都能像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那样大胆迈出和解步伐。拉宾甚至在演说中表示，以色列愿意讨论西岸、加沙地区巴基斯坦人自治体制的问题，他愿邀请约旦——巴基斯坦代表团赴以正式会谈。

就职演说时，拉宾动情地引用了以色列著名诗人肖尔·切尔柯夫斯基的话：“尽管目前看来还遥远，我确信，在将来国与国之间出现平静和相互祝福之际，和解的日子就来临了。”

拉宾当然知道过分宣扬和平也过于简单些了，他还必须稳住数量不小的狂热犹太人，他用一段精彩的话语博得了这些观众的掌声——

“各位议员先生们，西奥多·赫茨尔曾说过‘人

们的成功源于他们的梦想 ’。 尽管我们经历了种种困难，尽管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非议，我们通过梦想与斗争已建立起了一个安全的犹太人天堂。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旨，几代人的梦想已变为了现实 。”

拉宾的和平建议尚在阿拉伯人的一片怀疑中，拉宾先将其付诸实施了。拉宾先是冻结了１００多个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 并派遣军警阻止犹太人“ 自发的 ”建房行动。不久，拉宾又悉数驱逐了沙米尔当政时期在耶路撒冷占用阿拉伯人住房并强建定居点的犹太人。拉宾保证在１９９３年将允许巴勒斯坦人选出在西岸和加沙地区的自治机构，５年后对被占领土的最终地位进行谈判。他还任命了两名以色列籍巴勒斯坦人担任了他的内阁副部长，他允许侯塞尼的“ 阿拉伯研究中心 ”重新恢复。这一年９月１０日，拉宾又代表以色列表示以色列从戈兰高地部分撤出是可能的，他甚至还对反对党要他保证不拆除以色列建在戈兰高地上的３２个定居点予以拒绝。

拉宾的这些“ 和平 ”攻势确实是令人目眩，美国总统布什对此十分赞赏，马上承诺将此向以色列提供１００亿美元贷款。这种亲密的行动在沙米尔执政期间是早已绝迹了。阿拉伯世界这时也开始转变自己的态度，因为拉宾务实而富有诚意的举措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尤其是埃及、约旦已开始用明朗的态度予以

回应了，叙利亚、黎巴嫩、巴解组织仍在犹豫之中，但他们确实又不能够轻率地拒绝，这样的机会确实是难得的。他们十分害怕拉宾会”各个击破”地与各邻国逐个“成交”，而使自己变成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孤家寡人”。

对阿拉伯人这些想法，拉宾早已经了如指掌。他又于１２月６日向阿拉伯人宣称：“我相信，我们在１９９３年是会达成一项协议的。”

再施“铁腕”

拉宾的一系列和平攻势受到了沙米尔的斥责，他认为拉宾这是在廉价”拍卖”以军将士用鲜血换来的戈兰高地。利库德集团一直都对拉宾的主张积极反对，甚至策动戈兰高地定居的以色列人在议会外示威游行。

拉宾并不畏惧这些，这次他打的是有准备之仗，因为他由民意测验而知，仅有５%不足的人支持利库德的寸土不让立场，人们并不喜欢打仗，有７６%的将军认为以色列可以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拉宾唯一为难的是要归还戈兰高地是违反以色列法律的，

因为议会早在１９８１年即已通过了吞并戈兰高地的法案。他已经坚决地要归还大部分戈兰高地给叙利亚，这招致了许多定居者的示威反对，拉宾立场强硬地告诉他们 ：“ 以色列是一个民主、主权和法制的国家，有一个选举产生的政府。政府的决定必须得到所有公民的尊重，因为我们不能使每个人都感到满意。”

利库德集团一直都没能将拉宾内阁这艘大船掀翻，这使拉宾有了更多的勇气与魄力。

拉宾在向阿拉伯伸出橄榄枝的同时，并未完全消除对巴解组织的偏见，一系列以色列人受袭击的事件使拉宾不得不重施“ 铁腕 ”。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３日，以色列边防警官尼希姆·托勒丹诺少校被人在上班途中绑架，还未与政府谈判，托勒丹诺少校就遇害了。

在反对派指责拉宾对巴勒斯坦人太仁慈、太软弱的同时，拉宾挥起铁拳，首先全面封锁了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逮捕了１６００名“ 闹事 ”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用“ Ｍ—８５ ”型冲锋枪以每分钟１２００发的速度向示威的巴勒斯坦人发射染色子弹，凡中弹者皆被染上浓重的油彩，他们都将被逮捕入狱或被为期两周的驱逐。

１２月１７日，４１５名被指控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制造骚乱 ”和“ 涉嫌绑架 ”的巴勒斯坦人

被６辆大客车运到黎巴嫩南部以色列自行宣布的“安全区”和黎巴嫩政府军控制区之间隔离地带，以色列士兵将这些被驱逐者赶下车，但令被驱逐者们惊讶的是，黎军长官拒绝他们入境。就这样，他们在前后枪口威逼下开始了无人隔离区中的生活。这些可怜的人饥寒交迫，在中东的冬雨中瑟瑟发抖，悲惨至极。第二天，又有６名巴勒斯坦人死在了以色列士兵的枪口之下。这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以色列这次驱逐行动的７９９号决议，要以色列撤销驱逐，并将难民们送回家园。欧共体、阿盟和非统组织也很快出面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拉宾认为严酷镇压已经达到效果了，也愿意见好就收。更何况他时刻关注着白宫对他的评价，美国国务聊伊格尔伯格已出面批评自己了，当然该收敛一下了。海湾战争后的中东，复杂的局势令人扑朔迷离，为了能让美国再显身手，拉宾开始以更审慎的态度对待巴勒斯坦问题。

但是拉宾仍为巴解组织的盟友“哈马斯”痛心疾首，他们的首领是感染力绝不亚于霍梅尼的伊斯兰长老——阿赫马德·亚辛。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人三派中最极端的一部分，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居中，侯赛尼的温和派是令人易于接受的。

１９９３年６月，科威特解除了对以色列的贸易

控制，显然，阿拉伯国家集体“制裁以色列”已经不复存在了。不久，又有利比亚大批穆斯林前往耶路撒冷进行朝圣，素以极端反以著称的卡扎菲居然邀请数百名犹太人访问利比亚。拉宾感到，阿拉伯人已经又向前迈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

拉宾曾在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２日提出建立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邦联”的主张，他曾在以色列外交和防务委员会上说，他并不排除与约、巴联合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样会保证以色列的安全。１１月１７日，外长佩雷斯代表政府提出了更具体的设想，即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管理１/４的被占领土。 阿拉法特对这一建议用“含有某些积极成分”的措辞加以赞许。拉宾注意到了这一举动，并与外长佩雷斯进而研究更加可行的和解途径。

此时的阿拉法特是有许多苦衷的，他所领导的巴解组织在海湾战争失去了大部分的经济援助，他在被占领土上展开活动早已是举步维艰。哈马斯正是借此时机才得以走到中东舞台的前台的。骇人听闻的驱逐事件后，阿拉法特仍然从长计议，坚持继续和谈使他又失去了不少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事实上，阿拉法特亦正在经受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他是十分需要拉宾的和平之手的，他们的握手才会让一切都好起来。

神秘的庄园

拉宾与佩雷斯考虑之中的更加可行的和解途径事实上完全是由阿拉法特首先促成的。

阿拉法特确实不同于拉宾，拉宾因驱逐事件大受谴责却还有美国出面斡旋，而阿拉法特在倡导和解时却发生了驱逐事件，阿拉法特被动尴尬之极。无助之中，他开始求助于力主以巴直接和谈的海法大学教授希施菲尔德，但学者的作用并未真正奏效。１９９３年３月，阿拉法特又试图通过“俄罗斯—美国”的官方渠道帮忙，俄国人还算热情，但美国人拒绝了。拉宾把这一切又都看在心里，经过与佩雷斯一番磋商后，在阿拉法特又通过巴解协委会成员阿布·马赞的一位实业家朋友转达诚意时，拉宾点头了。

拉宾曾声称阿拉法特是“中东和平的障碍”， 这一次他却向他伸出了和谈的双手。这其中的缘由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巴解组织内部乃至所有巴勒斯坦人没有人比阿拉法特更有威信，更理智而现实。双方初步磋商提出的即是一系列保密原则，因为拉宾与阿拉法特都要各自面对一批自己的反对派，让他们知道和解谈判只会毁掉这次谈判。阿尔法特的顾虑也讲给了拉

宾，“解队”、“人阵”和哈马斯从未停止与他的和谈举动的作对。

在以色列副外长约西·贝林的提议之下，谈判地点定在了挪威。以方首先派出的是希施菲尔德和另一名教授，虚实探定后，佩雷斯手下的外交官员出发，赴挪威升格谈判。

谈判地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南方８０公里处的保尔高德庄园，这是挪威极善于安排秘密谈判的学者拉尔森的主意。挪威外交大臣霍尔斯特一直参与这个密谈。

保尔高德庄园是一个１９世纪的北欧色彩极浓的农庄，霍尔斯特在庄园边的林木中安排了大量的警卫人员。这次密谈，居然一直瞒过了美国人，美国特工从未对此有过任何报告。

谈判依旧是一番唇枪舌战，１４轮下来很难轻易地有什么让步。拉宾远在以色列依然密切地“注视”着奥斯陆的一切，协议草案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也都要有拉宾的点头。拉宾在秘密传递谈判信息时的代号是“爷爷”，佩雷斯是“爸爸”，而以方主谈判副外长则是“儿子”，电话询问时的“爷爷要求爸爸向儿子传达什么？”弄得以色列摩萨德特工亦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拉宾自己曾当众称赞过巴解的阿布·马赞，称赞

他的现实主义。好在记者并未反应过来，不然很可能会功败垂成的。阿拉法特的政治顾问纳比勒·沙特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庆幸的是阿拉法特及时发现，把记者们穷追猛打的提问挡了回去。

这时，白雪皑皑的保尔高德庄园谈判已经接近尾声了。霍尔斯特外长的４岁小儿子爱德华做出了巨大的“外交贡献”，每当谈判陷入僵局， 他的出现总会驱散人们心中的不快，常常是代表们也与爱德华一起趴在地毯上说说笑笑。在谈判时，铜墙铁壁般的分歧逐一瓦解了。在艰苦的谈判结束之时，谈判代表们抱着爱德华，亲吻这个可爱的孩子。

奥斯陆协议达成了。那已是８月２０日夜里了，奥斯陆帕克路４５号外交部大楼小会议室里，霍尔斯特紧紧握住佩雷斯和阿布·马赞的手，祝贺双方终于草签了以巴和平协议。

人们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

拉宾也是激动着听到这个消息的，他的下一步要等待内阁态度了，他们将决定这个草案可否变成正式的协议。

白宫南草坪——那令人振奋的一幕

８月２９日，拉宾总理向内阁部长们宣布经过多轮秘密谈判，外长佩雷斯已于２０日在奥斯陆同巴解组织代表草签秘密协议——在被占领土上的加沙和杰里科地区给予巴勒斯坦人有限的自治。在座的部长们都被惊呆了，大家都感到这突如其来的事太令人吃惊了。佩雷斯站了起来，他将整个谈判的过程和达成协议的要点向已略有骚动的部长们作了较为详尽的汇报。在场的每一人尽管流露出有欢呼、赞许、沉默、指责乃至愤怒的表情，但大家心里不禁为拉宾的胆略所折服，拉宾干出了太多政治家甚至不敢问津的事情，尽管是“先斩后奏”的，但像１９７６年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那时一样，拉宾没有受到过多的指责，与巴解缔结和平协议已是大势所趋，时机所在了。

８月３１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协议草案，９月４日，巴解主流派法塔赫也批准了这个协议，９月９日以、巴双方相互承认。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建议之下，拉宾、阿拉法特一致决定把协议正式的地点设在美国。他们二人早已看出美国的窘态，他们有必要给“山姆大叔”一个最后关头亮相的机会，让他作为这

次和平进程的“教父”。

９月１３日，令人振奋的一幕展现在人们眼前了。美国白宫南草坪上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克林顿陪同拉宾、阿拉法特走到麦克风前。此时，佩雷斯和阿布·马赞也坐到签字桌旁，他们沉思几秒后，然后便代表双方在和平协议的正本上签字，二人放下笔的时候，场上的掌声已经响起来，许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基辛格亦在其中。

这时，阿拉法特向拉宾伸出了手，拉宾似乎又在迟疑了，这时世界上许多家电视台的镜头摄下的一幕是，克林顿用胳膊对拉宾轻轻一推，这时候，拉宾与阿拉法特的手才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阿拉法特首先发表了演讲。拉宾第二个发言，他的嘴唇在明显地颤抖，这位曾经参与招致唾骂战争与血腥屠杀的将军今天在这里听到的是人们为和解的热情欢呼，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是今天这历史一幕的最主要促成者之一。拉宾又走前了一步，多少积郁已久的心声倾吐了出来——

“……我们今天用响亮而又清楚的声音对你们说。血和泪已经流够了，够了。我们无意报仇，我们对你们不怀怨恨。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正常的人，是想建造房屋，种植树木，谈情说爱以及与你们一起生活的人。今天，我们正给和平一次机会，并且再次对你

们说：够了。让我们祈祷吧，当我们可以说‘永别了，武器’那一天，和平的日子就来临了 。”

９月１３日这历史的一幕不仅深深地印在了每个以色列人，每个巴勒斯坦人心中，也印在了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们的心中。９月１７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博瓦尼和平奖”授予了拉宾。翌年，拉宾又与阿拉法特、佩雷斯一道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不久，１９９４年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国际合作奖”也颁发给了拉宾。

第九章

“黄金拍档”的对手

９月１３日的历史一幕中，佩雷斯也是幕后一个极其重要的“导演”，事实上，挪威丛林谈判、 奥斯陆协议最后达成中的细节性工作都是由他一件件地完成的。

拉宾与佩雷斯这对伙伴兼对手被称为了以色列政坛的“黄金拍档”。 二人在奥斯陆协议达成前后的默契配合使人们几乎忘记了他们曾是相持许久的“对手”。

还在拉宾二次出任总参作战部长时，两人的明争暗斗就已经开始了。１９６３年那次，茨维·佐尔大出拉宾意料地被本—古里安任命为总参谋长。拉宾在巴黎碰见了也想成为总参谋长的佩雷斯，佩雷斯知道拉宾尽管没当成总参谋长，但却受到了本—古里安的接见，于是便兜圈子想从拉宾嘴里套出点什么消息，拉宾故弄玄虚一番后给佩雷斯的回答是——“本—古里安答应让我当下一任总参谋长 。”这个回答让佩雷斯的脸色立时变得煞白。

佩雷斯从此便与这位势均力敌的“对手”展开了

“你争我夺”。１９７４年这场“ 争夺”发展到白热化状态了，梅厄政府的倒台为他们问鼎总理宝座提供了契机。在工党最后推举总理候选人前夕，佩雷斯还找出了在民众中较有威信的埃泽尔·魏兹曼。在魏兹曼渲染之下，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３日时的拉宾被描绘成了一个在紧要关头信心不足的胆小鬼，可惜的是人们心中拉宾一直的”战争英雄”的形象使魏兹曼、佩雷斯又徒劳了，最后还是拉宾登上了总理宝座。

佩雷斯作为拉宾内阁那时的国防部长也曾为拉宾出了不少难题。拉宾内阁的秘密常常被佩雷斯泄露给新闻界，拉宾对此的不满又导致了新闻界对拉宾的仇视。拉宾１９７６年访美时，佩雷斯曾将一张“漫天要价”的武器求购单交给美国人，这引起了美国人的勃然大怒，他居然要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价值１０亿美元，仅有美苏才拥有的最先进监听设备。拉宾在福特总统面前十分尴尬，他后来对佩雷斯的严厉斥责又被大作文章，佩雷斯倒成了记者们笔下“为了民族利益而忍辱负重的人”。

１９７６年的“大力士”营救计划中，佩雷斯身为国防部长，但并未提出更多的可行性建议，反而给拉宾屡出责难。在营救成功之时，他还借外交官发言人纳夫塔里·拉维之口，与拉宾的表现来了个互换，佩雷斯“成了”内阁中始终坚持武力营救的第一人。

然而这一切在拉宾第二次出任总理后似乎都发生了变化，两位“对手”都十分投入于和平进程的推动。拉宾甚至让佩雷斯全权处理对巴解和谈的事务。

１９９４年２月９日和５月４日，佩雷斯又在拉宾允诺下与巴方代表分别签署了关于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后安排的《开罗协议》及其作为正本的《关于加沙地带——杰里科先行自治的执行协议》。这些协议无疑已使奥斯陆协议正一步步地推向具体落实。历史上两个对立的民族正在达成前所未有的和解，阿拉法特也开始返回到加沙地带建立自治权力机构，拉宾与佩雷斯，还有阿拉法特一道为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

拉宾在关于叙以关系的问题上一直由他本人亲自处理，因为他本人兼任国防部长，他独特的身份与经历使他在对叙利亚的谈判中慎之又慎。作为军人，他对戈兰高地的价值看得很重；作为夺取高地的指挥官，他又曾亲眼目睹将士们用热血生命拼杀夺地；作为一名政治家，拉宾又不能不考虑公众对放弃高地的承受能力，当然还有给本党带来的利弊。

佩雷斯对拉宾不让他过多介入叙以谈判颇有微辞，他的许多有意加快叙以和谈的主张都被拉宾拒绝了，当然拉宾的“以土地换和平”是有限度的，他知道对方是不好对付的，是稳掌权仗２６度春秋的阿萨德。

在中东，１９７９年埃及同以色列单独签订和约，海湾战争后， 伊拉克惨败， 利比亚受到制裁，叙利亚成了阿拉伯国家中唯一可以和以色列抗衡的“最后堡垒”。 １９９１年叙利亚同黎巴嫩缔结了《叙黎兄弟合作协调关系条约》，控制了黎巴嫩， 这使叙利亚在对以和谈中的份量又加大了不少。

正当叙以谈判一筹莫展，无从下手之时，约旦国王侯赛因来了个“ 见缝插针”。因为侯赛因发现，拉宾在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２日以后，一直忙于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谈判，他十分担心约以和谈长期搁置会再生变故，况且他认为在叙以谈判未出现进展之时若与以色列和谈获得突破将不啻为一良计，更不用说会促进约旦经济、外资投入的进展了。

１９９４年６月，侯赛因借访美之机，通过克林顿向以色列表示了愿意和谈的愿望。１８—１９日，拉宾即责成佩雷斯选派代表赴死海附近的约以边界进行了４６年来的首次“ 历史性会谈”，双方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７月２０日，佩雷斯成为４６年来踏上约旦领土的第一位以色列领导人，与约旦外交大臣及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进行了三方外长的经济谈判。

７月２５日，美国白宫的南草坪又是一片人头攒动，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将要到来。拉宾与侯赛因

国王，还有作为见证人的克林顿总统分别在标志约以和解的《华盛顿宣言》上签了字，两国边界在此确定，宣言还指出了两国用水权利的原则、经济合作的原则，确定了拉宾与侯赛因的定期会晤，于此约以两国也走上了和平而告别敌对战争的道路。

拉宾与佩雷斯的合作，使中东和平的进程大大超过了人们预料的速度。美国甚至开始由克里斯托弗游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告诉他，拉宾——佩雷斯工党政府可能是最适合的谈判伙伴，劝说阿萨德千万不可坐失良机。

路漫漫……

然而，就在《华盛顿宣言》签署的第二天，叙利亚官方报纸《十月日报》便撰文指出阿拉伯国家单方面同以色列媾和削弱了阿拉伯的整体力量，事实上是对以色列的一种让步。

黎巴嫩总统赫拉维２６日也批评说，约旦单独与以议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强调黎巴嫩将信守中东全面和平的承诺，不会在叙以和解前与以色列和解。

拉宾对此虽均在意料之中，但对和平进程的下一

步该向何处发展仍是难以预测。有一点上，他与始终在中东和谈之中起积极作用的埃及人是一致的，中东真正的和平必须在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三方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才能实现。令拉宾感动的是，穆巴拉克已经承诺，“准备继续为打破叙以和谈的僵局而努力。”当然在以、叙间穿梭的一直都还有美国人的身影。

令人沮丧的是，叙以谈判在戈兰高地问题上始终一波三折，难以磨合。拉宾允诺下，佩雷斯在７月的一次讲话中，公开承认叙利亚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对于以色列的这一灵活而积极的举动，阿萨德为难了，因为在巴以和约的和谈之后，叙利亚可以回旋的时间和余地都不多了，叙利亚只能不失时机地作出历史性的选择。７月２８日，拉宾再一次敦促阿萨德尽快与以色列进行“直接的，悄悄的会谈”，他要阿萨德以“公开的和平姿态”使公众相信，大马士革也愿像巴解组织和约旦一样与以色列结束战争状态。拉宾强调和平是自愿的，如此一来，和平主动权似乎又拿到以色列手中了。

但叙利亚与以色列的积怨太深了，阿萨德的‘以和平换取领土”要求以色列必须尽快归还戈兰高地，双方的互不相信太严重了，谁都不肯迈出让步的第一步。

拉宾事实上也是处于内外的困顿之中的，叙以和

谈僵局令人无计可施，国内反对派又总要伺机出来与拉宾唱反调，幸好佩雷斯这时已成了他的战友与伙伴，工党内部也是团结的。

奥斯陆协议和塔巴协议，使犹太极端主义势力的“大以色列”梦想破灭了，以“土地换和平”被他们大肆污蔑。利库德集团等极右势力频频推出对工党的不信任案，每次拉宾内阁都是如履薄冰一般地在最后关头以微弱优势将不信任案挫败。

令人忧虑的是拉宾和他的内阁部长们成为了右翼势力眼中的“刽子手”、“叛徒”，甚至是“纳粹分子”，右翼分子以各种方式恐吓他们。军人出身的拉宾对此并未吓倒，他曾在使美期间，在恐怖分子声称安放了炸弹的礼堂中作完了他令人振奋的演讲，然而这一次，在以色列，不幸确实就要向拉宾走来了。

拉宾一直都是乐观的，他与许多大学教授们一起讨论以色列的前程，教授们认为长期战争已使以色列经济、技术竞争力优势大减，若还不停止战争状态，全力复苏经济，以色列在未来甚至会重新面临灭顶之灾。拉宾心领神会，也把这些讲给了内阁部长们，部长们都不禁联想到以色列巨额的军费开支与高达１１%的通货膨胀率，以此， 作为了他们矢志追求和平的深层动力。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间，拉宾一直没有停止对

和平进程的积极探求，然而闯下叙以和谈这最后一关确实是太难了。

最黑暗的安息日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４日，星期六，又是犹太教的安息日。可是这一天夜色降临的特拉维夫市却是灯火通明，有１０万市民沐浴着习习海风涌向市中心的国王广场（现为纪念拉宾已改名为“伊扎克·拉宾广场”。），这里将举行规模空前的和平盛会。”支持和谈与结束以阿争端总委员会”邀请拉宾总理出席这一天主题为“要和平，不要暴力”的和平集会。

晚上７时许，拉宾、佩雷斯等内阁成员还有埃及、约旦的驻以大使出现在主席台上。７３岁的拉宾显得十分激动，他与登台助兴的歌唱演员一同唱着《和平之歌》。集会正式开始了，拉宾为国操劳已久的白发让人肃然起敬，这位老人两个月前刚刚与阿拉法特签署进一步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塔巴协议”，约旦河西岸２７％的土地将于数月后完全成为巴勒斯坦人梦寐以求的家园。

“塔巴协议”已经让极右分子们近乎疯狂了，他

们曾辱骂拉宾是“卖国贼”。但拉宾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疯狂的人们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他这次演讲——确切地说是对和平的呼唤成为了他73载人生历程的最后遗言。

“这个大会一定会给以色列人民，全世界的犹太人，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确切地说是向全世界传递一个消息——以色列人民要和平，支持和平！……”

演讲结束，拉宾从口袋里取出《和平之歌》的歌词，与大家一起高唱起来——

“让太阳升起
让清晨充满光明
……请唱一首和平之歌吧
这是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情”

广场上的人们激动异常，气氛早已达到了高潮。台上，拉宾转过身去，与站在后边的佩雷斯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然而这却成了他们的“诀别”。

集会结束了，佩雷斯走下台，拉宾与夫人莉赫还在与各国使节一一握手言别，然后也走下主席台向他的卡迪拉克牌防弹轿车走去。拉宾很平静，脸上甚至还带着欣慰的笑容，他连防弹衣也没有穿。因为整个广场都是以色列人，他不相信他的哪个同胞会加害于

他。尽管以色列社会中私人枪支十分普遍，但暴力凶杀案总是鲜有发生的，犯罪率尚不足美国的１／１０，拉宾曾为此感到欣慰与骄傲。对这种社会的安定，拉宾夫妇早已习惯了，拉宾走在了前面。

拉宾走近汽车时，黑暗中出现了一位年轻人，他与拉宾的距离最多只有２米，只听见“叭叭”两枪，拉宾不由自主地弯下了腰，保镖们马上用自己的身体去遮挡拉宾，但那个持枪的年轻人又对着拉宾的后背不失时机地开了一枪，拉宾这一次是应声倒下了……

一分钟以后，拉宾被送到了伊希洛夫医院。此时拉宾已经没有血压和脉搏了。凶手用了国际上禁用的改装的达姆弹，杀伤力极大，而且子弹是在体内爆炸的，拉宾的鲜血染红了手术台。１１点１０分，抢救无效，这位可敬的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人们震惊了，人们还未擦干脸颊的泪水便在质问，为什么竟会是一位犹太人杀害了这位可敬的总理。

世界亦为这令人震惊的噩耗感到惋惜，上百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发表讲话或发出唁电为拉宾的遇害致哀，并严厉谴责杀害拉宾的这一罪行。

拉宾总理的遗体被送往圣城耶路撒冷，在灵柩运抵议会广场时，已有几千名悼念者等待在那里。这一天已经是１２月５日了，这一天下午２时至次日１１时，这个５００万人口的国度竟有１００万余名群众

来到议会前的广场，通宵达旦地排着长队与这位带给大家和平的总理作最后的诀别。

６日下午，拉宾总理的葬礼在耶路撒冷的赫尔茨山公墓举行。有４４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拉宾的葬礼，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政要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国家领导人的葬礼，因为在灵柩中躺着的是一位和平的勇士，为了实现和平一天的到来，他是勇敢的。那一天，加利、克林顿、侯赛因、穆巴拉克等都发表了十分动情的讲话。

拉宾带给了以色列和平的希望，但他没能看见中东和平之花开遍时的情景，但毋庸质疑的是，拉宾启动中东和平进程车轮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决定了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这个进程，因为中东的人民已经对和平期望得太久了，这份炽烈的热望是任何人扑灭不了的。

人们会看到那么一天的，中东各国和平而友好地相处在一起，在这方世界文明的摇篮里，灿烂的文化再度辉煌，那是一个可爱而令人向往的世界……而在那个时候 ， 我们绝对不该忘记的正是这位和平勇士——伊扎克·拉宾先生。